

★編主音嘉黃★

健全婦女生活



促進家庭幸福

期六十三第

目要期本

鏈徽素能治療肺病嗎……王 嶽
 調協婆媳關係……邵燕平
 出路……林雄湛
 救治不孕新藥……賽爾溫
 小女孩服裝設計圖……淑 芳
 綠 娘 姑
 怎樣防治性病……郁
 黃金時代……卓
 無邊的哀悼……吳
 爸爸打我……金 盃
 聖誕禮物……金 火
 英雄 植 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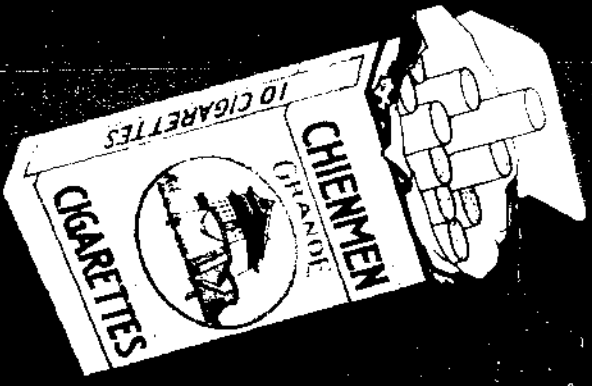


- ★政 家★
- ★教 家★
- ★交 社★
- ★愛 戀★
- ★偶 擇★
- ★姻 婚★
- ★嬰 育★
- ★健 保★
- ★童 兒★
- ★理 心★

妹 妹 小 聖 憶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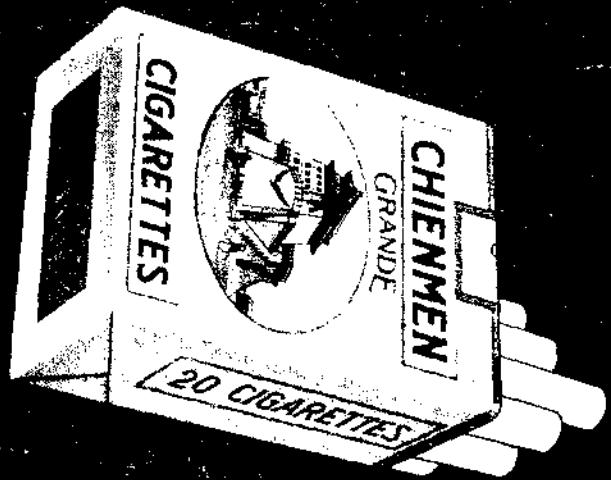
號六八一路州膠海上
 行 發 社 誌 雜 家
 號月二十年七十三



大前門

大前門

大前門



★ 號月二十年七十三 ★ 錄目期六十三第 家 ★

李憶墅小妹妹 (彩色照片).....封	輕便貨車和流動牙醫院 (照片).....封	婦女健美操 (照片).....封底裏	家常話.....編者 (二二八)	短論 小學生入山訪道.....綠洲 (二一九) 家庭中的整潔與秩序.....螢火 (二一九)	出路 (小說).....林維湛 (二二〇)	鏈黴素能治療肺病嗎? (醫藥) 王嶽 (二二六)	怎樣調協婆媳關係 (家庭).....邵燕平 (二二八)	綠姑娘 (小說).....羅之蓮 (二三〇)	怎樣防治性病 (衛生).....郁維 (二三三)	救治不孕新藥 (醫藥).....賽爾溫 (二三五)
---------------------	-----------------------	--------------------	------------------	------------------------------------------------------	-----------------------	--------------------------	-----------------------------	------------------------	--------------------------	---------------------------

黃金時代 (兒童).....卓英 (二三七)	天真事 (兒童).....各家 (二三九)	無邊的哀悼 (憶念).....吳楨 (二四〇)	聖誕禮物 (小說).....金火 (二四二)	爸爸打我 (家教).....盞夫 (二四四)	小女孩的服裝 (女紅).....淑芳 (二四五)	天真話 (兒童).....各家 (二四六)	家第三十一期至三十六期總目錄.....(二四七)	補 家中人.....(二二八)	四種新年的點心.....逸震 (二二九)	青年性問題測驗.....郁維 (二三四)	母親之淚.....仲惠 (二四五)
------------------------	-----------------------	-------------------------	------------------------	------------------------	--------------------------	-----------------------	--------------------------	--------------------	----------------------	----------------------	-------------------

活 生 女 婦 全 健 ★ 福 幸 庭 家 進 促



小學生入山訪道

綠洲

報紙上關於小學生入山訪道的新聞，可說是『司空見慣』的了，普通一般人對它是遠不及對婚變，情殺之類的桃色新聞那樣的感到興趣；而一些關心兒童教育的人，也不外責怪教育和警察當局不取締神怪、武俠小說，而讓那些毒害小說公然擺在街頭巷尾毒害兒童；如果能禁絕這種毒害小說，入山訪道的事便不致發生了。當然，他們的見解是不錯的。不過我以為造成這種不幸事件的原因，不是如此簡單的——完全是由毒害小說的作祟，我覺得這好比傳染性的疾病一樣，生傳染病有外來和內在的二種因素，病菌是外因，而自己生活的不正常，身體的不健康，抵抗力的薄弱，便是內因；必須同時有了內外二種因素，才能患病；如果你身體健康，抵抗力強，則雖處於同一環境中，他會染病，而你不會。入山訪道的事也是如此，毒害小說不過是外因，若不是同時還有其內在的因素，便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不然，小學生看毒害小說的十有八九，怎

麼不都入山訪道呢？

什麼是它內在的因素呢？我說這是兒童本身不健全的情緒生活。

我會聽到一個入山訪道的小學生，他的父母很嚴厲，而他的個性頗為倔強，由於父母的嚴厲，更養成了他的反抗心，因此他的父母更嫌惡他，而愛他的弟弟。他的家境又不好，物質上的享受本已不足，因父母的偏心，他所享受的更與他的弟弟相形見絀，因此他很忿懣不平，時常鬧脾氣，在家中他是一個搗亂份子。他的天資不差，頗富於幻想與欲望，可是在現實生活中他却處處受到父母給他的阻礙與約制，而不獲實現，於是他便在課暇浸沉在毒害小說中，以寄托他的幻想，找求滿足，發洩不平。然而現實終是現實，當他回到現實裏，他依然是痛苦，不滿足，這樣，他使與同學結伴入山訪道，希望到那裏去實現他的幻想與欲望。

對於這個孩子行為上的解釋，是我個人的推想，但他和他父母的態度和行為，確是事實，我們由這

些事實，通過心理學的觀點來推斷，我想我的解釋是不會太錯了的。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一個例子，推想到其餘入山訪道的小學生，他們也很可能是有着不滿足，不穩定的情緒生活；否則，如果他們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有快樂滿足的生活，他們是不會冒着辛苦與危險入山訪



家庭中的整潔與秩序

燈火

一個完美的家庭，不但是我們身體的安息處，也是我們心的安息處；它不但能保持和促進我們身體的健康，同時還能保持和促進我們心理和精神的健康。

家人間有濃厚的情感，真切的了解，以及一切和諧的人事關係，這固然是個完美家庭所必需的條件，但家庭環境和秩序的良好與否，對於個人的身心的健康也有莫大的關係。我們時常看到好些家庭中，遲眠晚起，日夜顛倒；牌聲兵兵，刺人耳鼓；什物凌亂，塵埃堆積；穢氣撲鼻，蒼蠅層集……，我想處身於這樣的環境中，決不會使人的身心舒泰而健康；尤其是對於孩子們，貽害更大。

一個能使人的身心健康的家庭

道的。

我希望學校和教育當局，遇到了這種入山訪道的事件發生時，能對於該學生的家庭環境和生活，加以調查和研究，並將所得的結果予以公開的發表，使大家對於防止此類情事的再發生上，能得到借鏡。

，該是清潔，整齊，有秩序的。家中的傢具和陳設不必奢華，但必須是整潔，明朗，和藝術化；而這種清潔、整理和設計的工作最好是自己動手動腦筋來做，因為經過自己的勞力和心神整理佈置了的居處，會使你處身其間，格外覺得稱心得意和舒服的。在每個家人的儀容方面也應該求其整潔，雅觀，而不必奢華——頭髮不一定要髮，祇要梳理整齊；衣服不一定要綢緞呢絨，但求稱身，清潔，平脫，與色彩調和。此外便是要使生活有秩序，有節奏感，每個人必須在規定的時間作息。每天早上不論寒暑，都應該黎明即起，因為這時是一天中最可貴的時候，在蓬勃的朝氣中，不論運動，(接排第二二七面)



出路

林維湛

二週徵文第三名

考試已經完畢，我正在整理着行李，一位同學走過來問我說：「維湛，怎麼書剛考完就忙着整理行李呀！什麼時候回家呢？」

「明天，你呢？」我一邊把已經裝好的小提箱蓋上，一邊回答着她的問話。

「我嗎？還沒有決定，你等一會兒要不要上街買東西？」

「我就要上街去了，你要寄我買什麼東西嗎？」

「假使你方便的話，你替我帶一封信到×街，好不好？」

「當然可以，她把一封信拿給我，我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皮包來，把它放在裏面。準備立刻上街去。」

「謝謝你，」她說着。那時候我已經走到寢室的門口。

爲了要替那位同學送信的緣故，我走了好多路，天也漸漸黑了。

「小姐，太太……可憐我，我是逃難來到這裏，沒有錢，父母又在路上死了，我一個孩子實在沒有法子度日，可憐我啊，太太，小姐

……」不知什麼時候一個乞丐跟上了我，他用不純粹的國語在我身邊老叫着，好像他早就曉得我不懂本地話一般。在這南方省城裏，我還是第一次遇見這麼一個不用本地話求乞的乞丐。可是，和所有我們常遇見的老練着人不放，我開始覺得不耐煩起來。

路上的燈一盞盞的亮了。這些昏暗的煤油燈，替黑夜加添了一些多餘的點綴。天是那麽黑，我看不清這老跟着我的乞丐是什麼樣子的。然而從那口音上聽來，我曉得一定不是本地人。一個本地的乞丐不會不用本地土話求乞的。可是我却也分辨不出這是那裏的口音。

我有點不安。在這偏僻的路上，被一個乞丐老跟着不是妥當的，縱使是一個小乞丐，也有相當的危險，尤其是近來這地方常常鬧着搶劫案，更加令我擔心。我想丟錢給他，讓他走開，可是又怕他趁機搶我的皮包。正在進退維谷，不知

應該如何的時候，我已經走近了熱鬧的市街。那些從商店裏照射出來的白光和燦爛的霓虹燈光，使我感覺到一點安慰。

「小姐，……可憐我吧，我是……」還是不停的叫着。我想這乞丐至少也已經跟上我十分鐘了。也許是我的心腸太硬吧！我一點兒也不動心的走我的路，連睬都不去睬他。

然而，我終於被這求乞的聲音擾得忍不住。我從皮包中抽出一張鈔票來要丟給他，同時好奇心使我向他看了一眼。這一看可把我嚇了一跳，我楞住了，差不多叫出聲音來。這個矮小的，看上去還不上十三歲的乞丐，豈不是阿信嗎？豈不是芳姊的兒子？不，不會的，難道他會成爲這個樣子，這不可能，我自忖着，不自覺的站住了。不知是我的動作使他驚異，還是別的緣故，他疑惑地看着我手中拿着的鈔票，遲疑地伸出手來。突然，他把手縮了回去，好像被針猛刺了一下似的，隨着，在我還來不得把他叫住的時候，他已經轉身沒命地跑開了。我看見他的背影消失在那熱鬧的人羣中。

我呆呆地站了幾分鐘，好像做了一個噩夢似的。附近幾間商店的

夥計奇怪地看着我，這提醒我已經站在那裏頗久了。一種難言的悲痛咬噬着我的心，本來想買的東西也沒有精神去買了。我隨便地跳上一輛黃包車，便回到宿舍去。一路上，那過去的回憶不斷地在我腦際湧現。

自從抗戰勝利我到省城來以後，我已經有兩年沒有見過芳姊了。芳姊是我的一位遠親，也是我中學的同學。記得芳姊還在中學的時候，她也是我的好友。她因爲自小生長在一個舊式的家庭裏，所以很遲才上學校讀書。芳姊比我大七歲，在學校裏，她一向就好像是我的親姊姊一樣。每天她同我一起上學去，還陪我回家。初中畢業以後，芳姊遵了她父母的命令結了婚。我雖然繼續升學，可是也常常去看她。芳姊的丈夫是一個商人，沒有受過什麼高等的教育，然而却很富裕。抗戰期間，他們遷入後方，我因爲家庭經濟上的種種困難，仍舊留在戰區。在這時期中，因爲消息不通的緣故，我也就不知道她在這時期中的情形。

抗戰勝利，我也中學畢業了，可是却找不到事情做，升學又有很多的困難，因此我爲了自己的前途，整天在街上跑，希望找到一點出

路。一天，我遇見芳姊，她打扮得又嬌艷又華貴，我幾乎認不得她。要不是她先招呼我，我可不敢冒昧地先叫她。後來，從幾個親戚的口裏，我才曉得芳姊的丈夫在抗戰期間發了財，所以現在回故鄉來與家立業了。他們花了一筆大款，在××路買了一座大洋房，還買了許多傢具，許多親戚都羨慕着她。

大約是農曆三月二十七日吧——我記不大清楚了——她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是她大兒子的生日，請我到她家裏去玩。為了她好意的邀請，我也就沒有推辭地答應了。那天下午，天氣非常晴朗，我費了相當的時間，才找到她的新居。因為自從她回到故鄉來後，我還是第一次到她的家裏去拜訪她。我叩了門，一個女傭給我開門，讓我走進去。

「太太在家嗎？」我問。
「在裏面」，女傭一邊指着裏邊，一邊帶我到客廳的門口，「小姐，請在這裏坐一下子。」
一陣歡笑聲和談話聲從客廳斜對面的一個房間裏傳出來。

「太太有客嗎？」我把那正要走開的女傭叫住。
「是的，太太在裏邊陪着幾個客人又麻將。你在這裏等一下，我

進去通報一聲。」說着，她就向那房間走去，「又麻將」，我禁不住對自己說：「芳姊什麼時候也學上了這有閒階級的玩意兒呢？」

我走進客廳，客廳裝飾得很華麗，窗戶上掛着淺藍色的窗簾，地上鋪着地毯，一套嶄新的沙發椅，使這客廳顯得更加高貴。

「呀，湛，我等你好久啦，」芳姊一看到我，立刻親暱地叫起來。「幾年沒有看見你，你長得更高了。」

一陣歡笑聲夾雜着麻將和桌子的摩擦的聲音，又傳過來了。

「芳姊，你有客嗎？」

「啊，是的，幾個熟人，我約她們一同來玩。」芳姊見我不大自然的樣子，笑着說：「怎麼不坐呀，難道幾年不見就變得這樣生疏了嗎？」

「那裏，」我轉了話題說：「芳姊，剛才你在裏邊做什麼？」

「沒有什麼，陪他們玩幾圈麻將。」

「噯，芳姊，你什麼時候也學會了這玩意兒呢？」

「吓，這有什麼關係呢？湛，看你長得這麼大了，還是這麼一股書生氣。這個年頭，有得玩就玩得玩，有得享樂就得享樂呀！」她笑着

說。隨着她拉着我的手臂熱烈地說：「跟我過來，我替你介紹介紹幾個朋友。」

我無目的地跟着她走，心中不禁想着：「芳姊真是一個摩登太太呀！」她為我作了一個短短的介紹，那幾位客人對於我似乎一點兒也不發生興趣，仍舊在又着麻將。我有點厭倦起來，像我這樣一個生長在純粹而樸實的環境中的學生（雖然我那時已經畢業了），對於這種情形的確看不慣。

「芳姊，怎麼沒有看見阿信阿明呢？好幾年不見了，恐怕都認不得了。」我問芳姊，希望她帶我離開這個房間。

「我出去叫他們，」她走出去，我也跟着她出去。

她是到樓梯旁邊大聲的叫：「阿信，阿明，」沒有回答，她再叫了幾次仍舊沒有回答。

「又跑到那裏去了。」她自語着，同時又走到外邊去，「阿信，阿明，」仍然沒有回答。

看她叫得那麼辛苦，我說：「不必叫他們了，芳姊，讓他們去玩吧！」

「不行，我非把他們叫回來不可，」芳姊有點生氣了。「今天我特地給他們新衣服穿，叫他們別出

去，偏不聽話，又跑了，看把衣服都弄髒了才討厭。」

就在這時候，孩子的哭鬧聲，和着成人的咒罵聲一起傳到我的耳朵中。一會兒，兩人孩子邊跑邊哭的衝進來，一個老婦人跑在後面邊罵邊叫着：「他們偷了我的小雞，又把牠弄死，我要他們賠，我要他們賠……」

芳姊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所驚愕，這驚愕立刻變成不能遏抑的憤怒。她不問是非地捉住兩個孩子就打。兩個孩子的已經沾滿了泥漿的衣服顯得更加狼狽了。

「誰叫你們出去？哼，看你們做的好事情！誰叫你們出去？」

「她生氣地叫着，打着兩個孩子。孩子們哭得更加厲害。客人們聽見了哭鬧聲也都跑了出來。」

大門開了，芳姊的丈夫也回來了，他一看見這一堆雜亂的人羣，似乎立刻被這哭鬧的聲音所激怒，他跑過去，用力地把芳姊推開，他的粗大而有力的手幾乎把芳姊推跌在地上。

「誰叫你打孩子，誰叫你打孩子？賤東西！……」他罵着，拉着兩個哭鬧的孩子向裏邊走去，一邊對孩子說：「都是媽不好，打阿信，阿明。阿信，阿明乖乖，別哭。」

爸爸買東西給你們。」

我被這種情態弄得幾乎笑出聲來，然而看見頹喪的芳姊，我覺得一種深切的悲哀。

「芳姊，」我說：「爲了你們孩子的幸福，我希望你們不再這樣的對待你們的孩子，這只是把他們弄得更壞。」

「你還太年青，你那裏曉得。」

「她的氣憤還沒有平靜。」

這一個晚上，客人們都覺得很沒有興趣，茶餚雖然很好，但是大家都好像有了胃病似的，不想多吃。這一場由小事而造成的風波，使大家都覺得有點難受，飯後，客人們一個個都托故走了。

回憶好像電影似的一幕幕的重現在我的腦膜上。

我整夜的睡不着，一個問題老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着——爲什麼芳姊的兒子會成爲乞丐呢？——我自信我沒有認錯，那的確是芳姊的兒子。然而我分析着他的家境，我都不找到足夠使他如此墮落的緣因來，我決定回家後立刻去拜訪芳姊。

第二天我趁了一隻八十噸左右的小輪船，經過了一百八十哩的海程，回到家鄉。爲了那天晚上在省城所看見的景象還深刻在我的腦際，所以抵家的那天下午，我不顧疲

倦，忘却了這一百多哩的海程所給予我的辛苦，也沒有同家人講一聲，便獨自去拜訪芳姊。

我也許是因爲我太焦急的緣故吧！我走得非常快，好幾次險些兒和過路的行人碰在一起。約摸走了十五分鐘，我到了芳姊的家門口。一切都和二年前我來看她的時候一樣，只是房子比以前略爲舊了一點。

我正想去叩門，大門上一塊簇新的銅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銅牌上刻着「沈寓」兩個大字。「沈？」這一個字引起了我的疑問，怎麼這裏會住了姓沈的呢？芳姊的丈夫不是姓趙嗎？我疑惑地，無可奈何地叩門。一會兒，一個年輕的女傭把門開了，她把我從頭到腳的打量一番，半晌，才粗魯的說：「你找誰呀？」

「趙國華太太住在這裏嗎？」

我不大肯走地問。

「沒有，沒有，我們這裏沒有姓趙的。」她很無禮地，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碰了一個釘子。覺得很氣憤。然而再反省一下，我又覺得自己的這種行爲有點可笑了。假如我同母親先談一下，假如我先問一問家人芳姊現在的地址，我何必到這裏來受這無謂的閒氣呢！

我疲倦而頹喪地回家去。路變得又長又難走了。加上在船上兩三天的辛苦，真是好像病人似的沒有一點兒力氣。一步一步地拖着懶懶的腿，終於也到了家。

「喂，阿美（我的小名），剛剛回來，怎麼不去休息一下，看你累得那付樣子了，還要出去。」母親一看見我那頹喪不振的樣子，便這樣說。「你剛才到那裏去呢？」

「我芳姊，」我疲倦地說。拖了一把椅子就坐下了。

「你倒還那麼樣關心她，」母親不大高興地說。「你從那裏曉得她的住處呢？」

「我沒有找到，」我有氣無力地說。「我以爲她住在那地方，等我走到那裏，才曉得她已經搬走了。」

「誰叫你不一問一聲？」母親半責備似地說着。我沒有話可答。

「你倦了，進去躺一會兒吧！快到吃晚飯的時候了。」母親看見我沒有說什麼便撫慰地說。

我正要走進房間裏去，妹妹從外邊跑進來，邊叫邊跳的說：「大姊，大姊，我找你半天了，媽說你出去找朋友去了，你到那裏去呀？大姊你帶什麼東西回來給我呀！」

「啊——」我實在疲倦得不想

回答。

「怎麼了？大姊，生誰的氣呀！」妹妹天真地相着我。我沒有力氣地半躺在床上。

「阿妹，你曉得芳姊住在那兒嗎？」想起芳姊，我便問妹妹。

「不曉得，那天我聽見媽和二姑姑談起她，說是搬了地方，好像還有別的事。我問媽，她說我太小，不明白。我就沒再問了。你自己問媽吧！」妹妹說着，忽然好像再記起什麼似的說：「阿姊，你有沒有帶東西回來給我呀！」

「等會兒給你吧！何必這麼性急？」

「好的，好的。你真的帶東西回來給我啦！」妹妹高興得在地板上直跳。

吃晚飯的時候，我又談起芳姊。母親不大感覺興趣地說：「你爲什麼老記着她呢！談起來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兩三年前，親戚們都羨慕着她，可是現在呢？沒有一個親戚再喜歡講到她，知道她的人都只有搖搖頭，嘆一嘆氣。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媽，你是說芳姊遇見不測的事嗎？」我不大明白母親的話。

「還不是那一套？俗語說得好：『有了錢就是鬼也服你』，這也算

是阿芳的命苦，還沒有享幾年的福，就遭了國華的遺棄。」

「什麼？你說芳姊的丈夫娶了小老婆？」我恍然大悟起來。

「可不是，有了錢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要了。自從他們回到這裏來以後，阿芳也變了，天天又麻將過日子，丈夫也不管了，孩子也不管了，整天沉醉在麻將裏，把一個家庭弄得一團糟，真得怪她自己活該受苦。」母親感嘆地說着。「不過國華也不成樣了，整天在外邊花天酒地的鬧。起初，阿芳也不大注意他的行爲，一直到了去年夏天，國華好幾個晚上沒有回家去，阿芳才發了急，到處去找他。後來阿芳曉得國華有了外遇，便和他吵起來了。」

「後來呢？」我急着要曉得下文。

「國華硬要把那小的接進來，阿芳不肯，結果鬧散了。國華搬到那邊去，把他們本來的大房子賣了，阿芳也無可奈何，只求他每個月給她生活費。起先還按月的給她，後來就不管她了。阿芳哭鬧着，但也沒有辦法。」

「現在呢？」

「也不曉得阿芳現在怎麼樣，好久沒有見到她，聽說到鄉下找她

母親去了。」母親有點不耐煩了。「够了，阿美，你也應該休息了，以後再講還來得及。」

以後幾天，我仍舊常常談到芳姊，可是母親總表示不願意談到她的態度。家裏也沒有人能够正確地告訴我芳姊住在什麼地方。然而這一切却不能減少我對於芳姊的關心。我決定要找到她，因此我向許多親戚探詢她的踪跡，可是他們也都不大清楚。

一直到了我要離開家鄉再到省城去的前幾天；我在路上碰見了一位舊同學，她告訴我一點關於芳姊的消息，同時把她的住址告訴我。

那是我離開家鄉的前一天，我特地到鄉下去，九月初的太陽還是非常炎熱，汗浸濕了我的衣服，我的額上滲滿了汗珠，兩頰好像發燒似的難受。我的兩條腿因爲好久沒有走遠路而覺得痠。好幾次我想坐在路旁，可是路旁是那麼靜，沒有一塊比較乾淨的地方可以讓我坐下。經過了好多個小村莊，我才到達我的目的地。

在一座破落的祠堂門口，掛着一個不三不四的木牌，上面寫着「××小學」。有幾個鄉村的孩子赤着上身，蹲在那裏玩着石頭。當我走過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都抬

起頭來，奇怪地看着我。祠堂裏面沒有人。從那開着的窗戶，可以看見祠堂裏面一些破破爛爛的桌椅，屋子裏牆壁上的裝飾大部份已經剝落了。然而還可以看到一點過去華麗建築底痕跡。祠堂前面的庭院裏有幾棵大樹，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子在那裏掃着地上的落葉。

我走到那孩子的前面問：「鄭文芳住在這裏嗎？」

「是的，」他放下了掃帚向着祠堂旁邊的一排平房走去，我也跟着他走。

「媽，有人找你。」孩子在房子的門口叫着。

「誰呀？」是芳姊的聲音。

我從那門口看進去，裏面是黑漆的一團，我看不見芳姊在什麼地方。

「芳姊！」我叫她，一種淒酸的感覺使我哽塞得講不出話來。

「誰，是你嗎？」芳姊走到門口，半晌，才說出話來。「真想不到你今天會來看我，尤其是在我遭遇不幸的時候。」

芳姊從房子裏拿出一條板棧來，放在門口說：「誰，就坐在這裏好不好？房子裏邊太暗了。」

「隨便那裏都行，」我注意到芳姊的手，這雙手已經變成非常粗

糙了。「還不到一年就變成這個樣子了，」我一面在心中想着，一面把板棧拉到樹蔭底下。我注意她的衣服，那是一件藍色的粗布衣，頭髮也梳了一個髮髻。跟兩年前的她真是判若二人。

好像不願提起往事，又找不出適當的話來似的，芳姊客套地說：「誰，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已經回來兩個月了，我打算明天再到省城去。」

「明天？怎麼這樣快呢？你爲什麼不早點兒來呢？」

「我那裏曉得你住在這裏？還是前幾天遇見了萍才曉得的。」我看看那在庭院裏掃落葉的孩子，便說：「那是阿明吧？」

「不錯，」芳姊站起來叫道：「阿明過來。」孩子應聲走過來了。

「叫姨姨，」「端杯茶來給姨姨喝。」然後她又轉向我說：「誰，你一定走累了，這麼遠的路——」

「看到你，我就是累也是願意的，」我真誠地說。

阿明用一隻碗盛了茶端過來給我。看見阿明，那在省城所見的一幕又浮上我的腦膜來，我禁不住問：「芳姊，阿信呢？」

我沒有料想到這一句話竟然會

使她覺得如此的苦痛，好像電流通過她的身體似的。她癡癡地瘋狂地叫起來：「阿信，阿信，爲什麼你要提起阿信，唉——」

「出了什麼事嗎？芳姊。」我無可如何地說：「我關心他，因爲——」

「湛，難道你也責備我嗎？難道你也不了解我嗎？」

「不，芳姊，我只是想更了解你，更曉得事實的真相。假如我告訴你當我看見阿信，看見他流落在街頭的時候，心中是多麼的難受，我相信你會明白我爲什麼要問你，我爲什麼要談起他。」

「你看見他嗎？湛，你真的看見他了嗎？」

看到芳姊那樣的難過，我有點不忍再談下去，可是那一幕的景象還是那麼清楚的在我的腦中，它迫着我要了解，要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我不得不問她，不得不希望她把事實告訴我。

「芳姊，你平靜點好不好？請你寬恕我把你心中的隱痛再發掘出來。」我低聲地對她說。

「唉，湛，你那裏曉得我的痛苦。這兩年來事情是變幻得那麼快，我好像做了一場夢。記得我們剛從內地回來的時候，那時候我的生

活是多麼的舒適。國華有了錢，買了房子，家庭的一切都很好，孩子們也都上學讀書去。可是，錢變了他的心，他整天在外邊逛，一回家來就是罵。我也不能勸他一句，否則，他就打我。唉，有時候他在孩子的面前打我，罵我，我實在受不了，可是我一句話都沒有說，也沒有埋怨過他。他還不肯放鬆，還要

教孩子們來反對我，罵我。後來他一連的幾天不回家，我才曉得他在外邊納了妾。我和他理論，他就和我鬧起來了，把家裏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留下我和兩個孩子。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不過我想他既然撒下我，只要他還肯培養這兩個小孩，給我們生活費，我還可以過下去。」她一口氣的說下來。然後，他嘆了一口氣，停頓了一下再說：

「誰曉得他那麼狠心。有一天下午，幾個人來看房子，對我說那房子已經賣出去了，要我在兩星期內搬出去。這對於我簡直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我不能够不搬，可是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找了幾個親戚，他們不但不肯來幫助我，還要刺我。嗨，有錢的人就是做了壞事也是好的，他們責怪我不該和國華鬧翻，他們還稱贊他的本領，會賺錢，有了錢一切都是好的，大家都

捧他，稱贊他，而我呢？沒有一條路可走。」

「當一個人被遺棄，失敗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來欺侮你的。那時候我因爲實在沒有法子維持下去，便想回到母親那裏去。可是，在我有錢的時候捧我稱贊我的嫂嫂們，現在全改變了態度，母親也不高興地罵着我。湛，我真實地告訴你，在這世界上只有錢是一切，你如果沒有錢，你就等於失掉人格一樣。貧窮的人在這世界上就好像是犯了罪似的，使人家都看不起你。」

我想安慰她，可是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芳姊又繼續下去說：「然而我實在找不到生活的出路，不得不搬回去跟嫂嫂們住在一起，可是出了嫁的女兒在我們中國的家庭裏是已經失去了地位的，我整天地遭受她們的譏諷、冷笑、熱罵，然而爲了孩子，爲了生活，我也只好忍受下去。但是這還不够，她們還教唆孩子來反對我，尤其是阿信，他簡直不聽我的話，他也罵我，笑我，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我自己的兒子也來欺侮我。後來，有一天早晨，我正在後院裏洗衣服，屋子裏的吵鬧聲突然傳到我的耳中來，我正聽着，阿明跑過來哭着叫我：「媽媽，二舅母打阿哥了，快

來呀，媽，我怕。」

「我拭了拭手，走到廳堂裏。吵鬧聲雜成一團。三嫂看見我，急忙跑過去對二嫂耳語了幾句，二嫂放了阿信，氣憤憤的跑到我的面前，那神氣就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她狠狠地說：「哼，看你兒子做的好事情！」她邊講邊指着阿信。

「我不明白她指的是什麼事，也低聲下氣地問：「阿信做錯了什麼嗎？」這一問可了不得，她大聲地叫起來：「哼，你做母親的還不懂得，虧你還問得出口，阿信偷了我的錢，你還不知道呀！你做母親的不管教自己的兒子，還要來問我。」

「我被她的話激怒了，我再也忍不住，我說：「我雖然現在是窮，我也不會要兒子們去偷人家的東西，你有話爲什麼不直接對我講，何必動不動就是打？」「哼，不要臉的賤東西……」二嫂邊罵邊走開了。

「我沒有地方可住下去，我第一次曉得什麼叫做飢餓。我差不多不能生活，終於我到了這裏來，這裏鄉村的小學教員剛剛辭了職，我就接替了他的位置。在這鄉村裏教書，薪俸雖然少，也還够維持我們母子三人的生活，我也滿以爲我們

可以安定下來了。可是，可是阿信自小就嬌養慣了，他不肯跟着我過這清苦的生活，他不肯跟阿明一起到山上去拾柴，不肯陪我到園子裏去種點蔬菜，他整天地跟我吵嘴，我教不好他。我沒有辦法，後來我打他，希望他可以改變，可是也沒有用，他總是不聽話。四個月前的一天，阿信突然不見了，我到處找他，也沒有找到。我又慌又急，不曉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鄉村裏沒有他的踪跡。後來一個賣雜貨的老婦人告訴我，那天下午，他看見一個男人帶了阿信走出鄉村，向城市那邊去，她還聽見那人對阿信說他要帶到一個很好的地方，有東西吃，有地方玩，有很多的錢可用。她以為是我的親戚，所以也就不便過問。我非常焦急，到處找他，可是沒有一點兒的消息，他被壞人拐走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找到他，唉，湛，你不是看見過他嗎？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他在什麼地方呀！」芳姊吃力地說着，汗珠從她的額角滲了出來。

「不要這樣的責問我，湛，我求你不要這樣的責備我，」芳姊苦痛地說着。「這難道是我一個人的過錯嗎？難道國華就沒有錯嗎？我沒有錢，我何嘗不想好好的培養我的孩子，我何嘗不希望他們都成爲好孩子，將來成爲有用的人，可是環境不許可，我沒有受過好的教育，沒有一個較好的生活環境。但是爲了我要生活，我只好欺騙似的負起我不能擔當的責任——到這裏來充一個教員。湛，不要責備我，你看吧！國華離棄我，阿信又不聽話，我有什麼辦法呢？我要生活，我只好如此。」

我不知道我應該安慰她或指責她，我默默地回答不出話來。

「你還不能諒解我嗎？」芳姊看見我沒有說話，不安地問我。

「我並不是不能了解你，我只是覺得難過。」

「你也難過嗎？」芳姊好像快樂似的說：「我相信你會了解我的，只有你還是我的朋友。唉！你不是說過你見過阿信嗎？你在什麼地方見到他呢，告訴我吧！湛，我可以帶他回來，我一定要帶他回來，我答應你，我一定要好好地教養他。」

「我在省城遇見他的，就是要

回到家鄉來的前一夜。唉，那時候差不多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可是我還沒有叫他，還沒有跟他講一句話，他就跑了。」我不曉得我這句話的時候是什麼樣的表情。

「真的嗎？湛，你答應我，當你再看見他的時候，把他帶回來好不好？我一定會好好的培養他，湛，你答應我嗎？」

「我答應你。」我站起來告辭。芳姊跟在我的旁邊還是不斷的說：「你看見阿信的時候千萬把他帶回來。」她的聲音裏帶着悲哀的抽咽。她是那麼誠懇，好像是在懺悔一般。我被感動得幾乎流出淚來。

芳姊送我到門口，那幾個剛才在玩的孩子們正在打架着，罵着。芳姊的臉色變得非常的慘白，我曉得這景象又使她想到阿信。

「芳姊，我走了，我明天就到省城去，我必盡力去找阿信，你放心吧！」說着，我轉身就走，好像這環境會使我窒息似的。

「湛，祝你一路順利！」芳姊的聲音由那初秋的微風帶到我的耳朵裏，成了微弱的呻吟。太陽已經沉下地平線去了，它的餘暉把天空抹得通紅，在我的面前是一片碧綠而柔嫩的稻田，風在吹着，有點涼意，夜已經近了。

金城銀行

禮券

餽贈最宜
人人歡迎



鏈黴素能治療肺病嗎？

美國盧特傑士大學理科博士
中央衛生實驗院技師 王 嶽

自世界第二次大戰後，盤尼西靈和史蒂托靈辛（即青黴素和鏈黴素），是老幼皆知的萬靈藥物，已經暢行全球了。青黴素問世比鏈黴素早五年，正是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時候，在歐亞非各洲的戰場上，做了許多傷兵的救命恩物，它的功績，當可永垂萬古。鏈黴素是一九四四年美國烏拉哥大學微生物學教授和他的高足們所共同發現的，到了一九四六年纔開始在臨床上應用，那時正是戰爭勝利後幾個月，它問世不到兩年，身價好像比青黴素高了许多，全世界的人對它發生極大的興趣，其中的理由，當然因為它也是一種極種奇藥，而且是新的藥；但還有一個最大的理由，却是青黴素不能治療肺病，鏈黴素在廣告牌上是「肺病特效藥」。世界上的人，一聽到肺病，即談虎色變。人類因肺病而死亡的何止千萬。就我國目前一些統計資料，每年中國人死於肺病者達一百餘萬人，實為我國疾病死亡最重要原因。至於我國患肺病的人數，約為一千數百萬人。而且自發現肺病細菌到今天，將近七十年，尚沒有一種治療肺病的特效藥，養肺病又是件消耗時間和金錢的虧本事。現在居然聽說有種特效藥，在患肺病者本身和他們的父母，妻子，丈夫看來，自然是福音，一而傳十，十而傳百，鏈黴素也就很迅速地傳到地球的各角落了。但究竟鏈黴素對

於肺病的效力怎樣？它有些什麼副作用或毒性？是否能完全代替過去的治療方法？這些問題不但醫師們應當知道，我相信一般用這藥和想用這藥的人，都願意（其實也應當）懂得其中的究竟。

鏈黴素究竟對肺病有效嗎？

這問題太難有個肯定的答案。說它無效吧，用這藥打針的患者，其病況確實好些；說它有效吧，它的效力並不徹底。據美國結核病學會（按結核病的種類很多，肺病是結核病的一種。）在過去一年多所收集的臨床試驗分析的結果，得到一部份的結論，其中有關於肺病的，他們的意見是：各種肺病，除結核性肺炎外，其他的肺病，服用鏈黴素，不能見效。有時進行性的新發的病灶，X光片上所見的為分散而細微的肺病，而不是局限性大的陰影，患這種肺病而服用鏈黴素，或能見效一時，但這種情形，除非一切慣用的方法，都已試過，而且證明無效時，最後才可在醫師指導之下，試服鏈黴素。下列三種情形，他們不主張應用：（一）慢性纖維性或纖維乾酪性肺病，（二）急性而已至病的最後期肺病，（三）早期或輕性肺病。

這些結論未免使肺病患者太失望了。鏈黴素真的並不是我們所意想的那麼有效嗎？鏈黴素不過是三歲的小孩，還未經過相當的考驗，所以上面的問題，目前尚沒有人能回答。科學家們對這藥的試驗還不多；知道這藥的性質和治療的效力，還很有限；至於為什麼那藥在試管內（在動物體外），可以把肺病細菌殺死，為什麼在人身體的肺裏，這藥殺菌的效力減低？回答這問題，也不過是一個猜想；對於這藥怎樣把肺病細菌殺死，更是一個謎。所以在沒有更確實的證據以前，我們千萬不可亂服這藥，這藥很貴，服它不但耗費了你的金錢，你過度的失望心理，或許會影響你的健康，這藥的毒性，也會使你服了它，而生不良的反應，反而得不償失。

鏈黴素也有副作用的

青黴素所以比磺胺類藥勝過一等，其中有一個理由：第一是磺胺類藥的有效劑量和中毒劑量，甚為相近，故在臨床應用，難免發生副作用，輕的固不足介意，重的有時會有生命危險。第二是採用磺胺藥時，有一小部人體內的病菌，產生抵抗藥物的能力，使藥物有效劑量增高，增高到一時期，使藥物完全失效，即繼續應用，病菌依然猖狂，毫不就範，反而使患者中這藥物的毒，是危險的事。青黴素的好處，是沒有以上的缺點。鏈黴素在施用的時候，若時期很短，會和青黴素一樣，不會有什麼副作用，十分安全。但在慢性疾病如肺病，並不是打一針即能見效的。而是需要長久的時間，繼續用藥，特別對肺病，所用的劑量要多，每三小時要打一次針，有時要連續打一二個月或半年。這樣，它的副作用要在服這藥的患者身上作祟。當然這些副作用，不至使人

死亡，但因服此而中毒的，是常有的事，據醫師統計，服此藥的患者，有百分之六，因中毒嚴重，被迫停止服用此藥。

鏈黴素的中毒症狀

鏈黴素的中毒症狀，概括言之，有以下的五種：(一)最重要而常見的中毒症狀，是耳朵的失常，此種病變是由於神經中樞(解剖學上所謂的第八對腦神經)受損所致。普通患者會感到眩暈。每日服一·八至二·〇公分的鏈黴素，百分之九十六的病人，於服此藥後的第四星期，就會呈現此種中毒症狀。症狀輕重不一，重者身體稍一移動，即覺大暈。特別在晚上，眩暈更厲害。第八對腦神經的聽覺同時也會受損，使患者耳聾，此種的症狀比較少見，但其作用是由輕而重，以至聽覺完全失去。失去聽覺後，即停止服藥，也不易恢復。(二)服用鏈黴素的病人，往往會在他的尿中發現圓柱體和蛋白，這種現象並沒有什麼危險，但如患者已經有了腎臟病，那就會影響到其排泄的機能，這時候就要嚴重了。排泄機能受到遏制，血液中的廢物就因而增加，而鏈黴素亦不易被排泄，在血液中的濃度，也逐漸增多，結果是加深了中毒的症狀。(三)病人受鏈黴素注射後，血液內嗜酸性白血球會增多，有時皮膚上發生癢的紅斑丘疹。至於脫皮性的皮膚炎，是很少見的。(四)有時也會發生黃疸，白血球減少，精神失常等現象。(五)其他輕性的中毒現象如發熱，惡心，或嘔吐亦可發生。若不慎皮膚接觸此藥時，也會發生接觸性皮炎。

鏈黴素會增加肺病細菌的

抵抗藥物能力

鏈黴素也有如磺胺藥的第二個缺點，那就是病人服久了此藥，而病人體內的肺病細菌，對此藥也會司空見慣，養成了能抵抗此藥的能力，使此藥失去功效。這種抵抗鏈黴素的力量，是漸漸養成的，所以服此藥，得非常當心，必需有醫師的指導，不然是會功虧一簣的。

鏈黴素的價錢太貴

該藥尚不能大量製造，很少人像向青黴素那樣肯投資，所以成本很貴，因此病人所耗費的太大。現在以一公分售美金五角計，一日注射一至二公分，繼續注射四個月，要金圓券三百元，這麼大的數目，不是普通薪水階級所能負擔得起的！

結 論

上面所列舉的事實，確實太令人失望，但科學的事實是無情的。由於鏈黴素的毒性等缺點，並沒有解決治療肺病的問題。在患重的肺病，新發的，而進行得快的，可以注射鏈黴素，遏制病菌生殖，使它不至太猖狂，同時我們體內專為攻擊肺病細菌的細胞，有機會做防禦工事，把這病菌包圍起來，使病勢不至嚴重，然後再藉着休息補養，使病菌永遠被包圍在肺內硬的石灰質附着的細胞內，自生自滅。至於慢性的已經犯了多年肺病的人，服這藥是沒有什麼功效的，還是用老法如長期休養，避免肺臟增加活動，或者施用

人工氣胸，使受染肺部，得以絕對休息，對於早期的病人，用人工氣胸治療，更為適宜，此外即是胸腔外科術，經過外科的割治，而得痊癒。患輕的肺病，是不必服用鏈黴素的，一方面由於它的毒性，毒性所致的損害，有時更甚於病的本身，另一方面由於鏈黴素能引起結核菌的抗藥性，在輕症時用過了，到以後再發生更嚴重的情形時，再用此藥，會有不見效的可能，至於經濟的損失，那也不必說了！

最後，作者希望患肺病的讀者，不必將鏈黴素看作肺病的特效藥，也更不是注射一次鏈黴素就會把肺病治好，你要服用此藥，先須就診於肺病專家，他會告訴你所患的是那一種的肺病，同時你得估計你的經濟的力量以及市場上能否供給你所需要的鏈黴素，若是你沒有經濟力量或市場上不能隨時供給，那你打了一次針，歇了幾天，再打一次針，那是一曝十寒，不但對你的肺病無益，反引起你體內病菌對此藥的抵抗力。目前還沒有一種真正的肺病特效藥，患肺病者，還是用過去的治疗方法，忍耐的等着你的病體復原吧！

(續自第二一九面)

工作，都使人精神充沛，活力倍增。早起並能鍛鍊人的意志、毅力，我國的陳鶴琴先生，英國的北巖爵士，他們都是著名的早起者，而他們的成功也多得力於此。至於進食，也必準時，不應隨時小吃。工作，娛樂也應各有定時。如此，由於環境的整潔、美化，生活的規律化，則不但不易招致疾病，使身體健康，且能使人心境愉快，情緒正常，幫助心理上健全的發展。



怎樣調協婆媳關係

邵燕平

婆媳關係，是一個歷久未得解決的家庭問題。數千年來，中國家庭由於婆媳之間不能獲得合理而正常的協調，以致演成種種悲劇的，不知凡幾。多少為人子為人夫者，處在慈母愛妻的夾縫間，困惑，徬徨，不獨享受不到絲毫家庭之樂，反而貽誤許多事業的進行與創造。到今天，因着中國家庭制度大體未變，這不幸也就一仍其舊的繼續着；其程度容有不同，但本質却無稍易；不但鄉村家庭如此，都市家庭亦然。以『萬家燈火』裏的胡智清說，他有那樣的母親和太太，結果還不免因傳統的婆媳關係，感到煩惱，壓迫，無以應付；這問題的嚴重，可以概見。

婆媳關係之所以難得調協，因素甚多，若約略予以歸納，則可得以下三個要點，即：（一）先天的人性；（二）傳統的觀念；和（三）客觀的事實；茲為使對這問題能有更清楚的概念，以便檢討，特簡單加以說明。

不管理論如何，事實上，愛的關係上的排他性是無可避免的；情人之愛，夫妻之愛，親子之愛，乃至兄弟之愛，友朋之愛……幾乎都有絕對不容第三者的強烈的排他性存在。我們看到常有

三個（或以上）真情流露的年輕小弟兄，因為兩個特別親密起來，另外一個（或及其他）便顯得孤獨，難過，而頗有些『酸溜溜』的味道；同性尚且如此，更何況異性之間？家庭中，正像女兒的喜歡追隨爸爸，兒子時常是更接近媽媽的；一個及冠成年的青年往往還以瑣細的小事去煩擾母親，母親非但不以為厭，反而感覺得到了一種可貴的慰藉，益加高興。但是兒子結婚以後，他會很自然的，在有意（其實是對於母親的善意的體念）無意間，把對於母親的依賴轉向愛妻身上，一方面，由於工作的繁忙，愛妻的纏綿，以及男子天生的粗心大意等，遂使他慢慢遠離慈母而近愛妻。母親最初想：『孩子為什麼這樣冷淡我？』繼之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搶去了，他不屬於我的了。』再而想：『我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就這樣被人奪去？』雖然這想法趨於極端，但以其出於老年人蒼涼寂寞的心境，實在是值得同情的。不幸的是，家庭的『不幸』從此肇端，母親向兒子透露不滿，或者逕行問罪；婆婆對媳婦討厭，先使她飽噓顏色；漸漸雙方冷言冷語當不會少；而各人心中也就各生芥蒂；丈夫對愛妻的態度較前稍有變更，她都不會輕輕放過。這樣，他在兩邊都不討好，他在兩邊都失去了信任。正如

胡智清的母親想：『他和她有什麼話是不會告訴我的。』而同時，他的太太也在想：『他和她有什麼話，是不會告訴我的。』（對話的大意如此。）彼此間的誤會愈來愈深，並且是常常帶有連環性的。這是由於人類的兩種天性的愛的矛盾，造成婆媳間的失和與惡感，兒子（或丈夫）則夾在當中為難。

由於時代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兩代在思想上常產生極端歧異的見解，思想上的距離，在一般骨肉關係上雖可無形消失，不致造成失和破裂的直接因素（少數例外也有），但對於原本毫無感情基礎的婆媳，思想上的距離是無法彌補的真空。婆媳相經常在下意識中產生；她們常在對方毫無認識時，就給對方『論定』了，她們腦裏都有傳統的觀念在作祟。在婆方想：『下一代的都是淺薄，幼稚，孩子氣。在媳方想：『上了年紀的人都是腐化，落伍，頑固。試問對對方先有了如此的成見，感情怎麼能够建立起來？婆婆怎麼能看重媳婦，設法滿足年輕人的欲望？媳婦又怎能尊敬婆婆，努力投合老年人之所好？因此，婆媳鄙視媳婦：『白飯也比你多吃幾年，你還差得遠。』媳婦更不把婆婆看在眼裏：『你要向我們學習，過去那一套可行不通了！』人羣相處之道首重相互的諒解，但今日婆媳之間却剛好缺少了它。尤有進者，許多為人婆者還因襲了『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心理，對媳婦意存『報復』，顯指氣使，威風凜凜，有失長輩風度。這是由於傳統的錯誤的觀念，造成婆媳間的失和與惡感，兒子（或丈夫）夾在當中，自然也是無法從中調和的。

第三說到客觀事實對婆媳關係的影響。客觀事實也可以說是使傳統的錯誤觀念最便利的具體表現出來的導火線，先有了那觀念，再配合客觀的事實，事態常會惡化到不可收拾。更確切地說，觀念未配合客觀事實，這等於醞釀，縱使小有衝突，也不會如何嚴重，但那觀念藉某一事實表現出來，就等於火藥業已爆炸了。所謂客觀的事實，家庭生活，日常起居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一個很小的問題往往引起很大的爭執，逐漸擴大牽延。關於此，婆媳兩人過去的生活方式不同，也常是有力的要素。

從以上的三點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家庭婆媳之間不易獲得合理而正常的協調的原因，及由於此種婆媳關係造成的家庭的不幸。但此種不幸之癥結，並非盡皆在於制度之不善，其他人為的成因也是不容忽視的。在這裏筆者不欲對這種制度加以任何批判，而只是希望就那些人為的成因設法改進，則婆媳關係雖不能獲得圓滿解決，但其對於家庭幸福的增益，相信是不無小補的。人為的對於婆媳關係的影響，其責任不在任何一方，這由以上的說明已經足可看出。所以，現在我們欲破除此種人為的成因，必須要求各方面的合作，不獨婆方，媳方，就是為子為夫者，也要認真正視問題，克盡己責。

首先，我們要求為人婆者，第一承認兒子媳婦應有合理的兩性生活。兒子雖是你的，但你不應死握住他不放，否定了他應享的兩性生活。第二，尊重媳婦的獨立的人格，縱使她幼稚，一切都不如你，你看在她的年紀上，應當給她時間。正因為你『白飯也比她多吃幾年』，因此更需要

你原諒她的各種錯誤；至於率性拿媳婦過『婆婆』報復的，那更有失為婆者『寬厚雅量』的原則了。

其次我們要求為人媳者，應諒解老年人因為思想早已定型因而不免略顯『頑固』，她的種種動機全是為你和你們好。你不應輕視她『落伍』，正如不應輕視我們祖先的茹毛飲血；此外你需設身處地想垂暮老人的心境如何渴望愛子的慰藉。其實你把丈夫的溫暖分十分之一獻給媽媽

，在她就已是感激不盡，滿所欲求了。

最後說到婆媳之間的中間人，他應當成為慈母愛妻感情交流的橋樑，他要使慈母的心靈不感寂寞，也要使愛妻的生活不感苦悶。這不是什麼『艱苦工作』，關鍵厥在他是否認識問題的本質可以直接影響家庭幸福而認真去做。

『婆媳關係』——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家庭問題！

四種新年的點心

逸震

(一) 椒鹽年糕

用年糕切成薄片，放在調和而加有少許鹽花及一枚雞蛋及一些蔥末的米粉糊裏，使糕片的兩面均塗滿粉糊，然後放到燒熱的有化豬油的鍋裏炸。在黃枯適度的時候取出，吃起來，外面脆，裏面糯，外面鹹而香，成椒鹽的年糕，很為適口。

(二) 酒釀年糕

將年糕切成極小的丁塊，備酒釀少許，每碗放兩匙酒釀，再加些白糖，然後燒開水，將糕丁放沸水中，立即用抓瀝瀝起，分別置放有酒釀的碗裏，稍加些開水，又在上加一些玫瑰醬或蜜桂花，以之供客，香甜漂亮，味似酒釀圓子。

(三) 三色糕

以一升糯米粉，分成三份。一份在粉中加白糖湯，搓成細末。另一份除了加白糖湯外，更加入玫瑰醬兩匙，第三份則加入炒好的豆沙多量。然後以

第一份舖在蒸籠的底層，第三份放在中間，那紅色的一層放在上面，放到沸水的鍋上蒸。待蒸熟出籠時，上面加一些果醬，然後切成菱形的斜塊，置碟中。同時以一大碗燒開的水置鍋中，加入水調和的奶粉，又加入糖，更加入一些杏仁精，（洋酒罐食店有售），在燒沸時，加入一些藕粉或菱粉，用碗盛起，即食。在客人覺得糕甚為乾而難以下咽時，佐以這杏仁糊是最好也沒有了。

(四) 酥蛋捲

半升麵粉，加入兩隻雞蛋，拌和後用力搓至和透。此時麵粉已呈黃色，用粗圓的棍棒推，使它變成很大很薄（約一分厚薄），然後切為兩塊，將預先製就的豆沙平舖其一之上，使厚薄平均，然後將一端慢慢捲起，至另一端邊緣，必須使其貼牢。同時將兩頭用力捏緊，使不致漏，另一捲則用齋菜豬油為心，也同樣捲好，燒熱鍋子，放入化豬油一飯碗，將此兩捲子放入油中煎。火須文，以免焦枯，麵粉加入雞蛋一炸，鬆脆異常。待黃取出，用刀切厚片，置碟中，黃色的螺旋形的蛋皮，與豆沙及齋菜相間隔，甚為美觀。



綠 姑 娘

羅之蓮

假如你是一個愛聽故事的人，那麼讓我為你訴說一件悲哀的事實吧。

今晚是一個七月多星的夜晚，你可以半躺在涼椅裏，瀏覽這詩意動人的仲夏夜，而我將要開始為你慢慢地述說。

我得重覆聲明，這是一件事實，即使在我我之間，我們也可以時常看到這種例子——婚姻的不如意，以及失去了孩子後的母親底悲哀，不過所不同的，就是這裏的女主角來得比別人更可憐，因為她自己已失去了知覺，可能將要老死在精神病院裏。

今年初夏，我大哥不幸患了嚴重的失眠，經過上海精神病專家C醫師診治之後，認為是精神分裂症，最好得住院治療。所以就進了上海林森路西段一家療養院內C醫師所附設的精神病院。

經過一個月多的時光，大哥差不多已痊愈了。爲了他怕與外人周旋，所以仍住院療養，每隔三兩天我和二姐總得去看望他一次。

有一天，是六月初吧，當我去醫院時，在病房前的花園裏看見一個女病人。她穿了一套半舊的睡衣，形容很是憔悴，長長的頭髮披在兩肩，雙手交叉在胸前，只是一來一往的徘徊着。當我輕輕走過她身邊時，她回頭望了我一下，仍一個人踱過去了。

看了她的臉，我立刻直覺腦海中有過這麼一個熟悉的影子——鵝蛋臉，大眼睛，彎彎的菱角嘴旁一對小小的酒窩。思索了一會，我才想起在高一那年，坐在我左邊一個姓陸的同學的面貌就是這般的。不過我不能確定就是她，因爲從高中畢業分別到現在，已經四年了。於是，我就向大哥探聽這位病人的一切。

大哥也不大清楚，他只知道她姓陸，她丈夫姓梅，但她不喜歡人家叫她梅太太，而要人家稱她爲陸小姐。護士小姐們因爲她既姓陸，又愛穿綠色的衣服，同時她的臉蛋又很像西洋人所塑造的東方洋娃娃，所以給她另外取了個稱呼叫「綠娃娃」。後來因娃娃兩字不大好，就改稱爲「綠姑娘」，現在院中人差不多全稱她爲「綠姑娘」了。

從綠姑娘的特別護士錢小姐那裏，我得知了綠姑娘的另外一些背景。她是杭州人，三年前嫁了那位梅先生。梅先生是廣東人，最近爲了綠姑娘病得厲害，才由廣州飛來上海。綠姑娘生過一個孩子，但今年四月孩子因病死了。據梅先生說，孩子的病死給了綠姑娘很深的刺激，幾晚失眠以後，綠姑娘就人事不知的終日深思了。可是據綠姑娘的表姊說，綠姑娘對自己的婚事是十分不滿意的，婚後差不多一直是憂悒的，孩子的死祇

是一個導火線而已。

聽了他們的話，我確定綠姑娘就是我在杭州的那位同學陸一冰了。不過，乍看她憂愁憔悴的樣子，我幾乎不能相信她就是七年前的那個美麗和婉的女孩子。經過了一次訪問，我的疑問打消了，因爲她確實是一冰，確實就是那七年前靜穆幽婉的一冰啊！

是那天傍晚，我隨着錢小姐踏進了一冰的房。那是一間正方形的小房間，陳設很簡單，除了床和桌子外，只有一口櫥和二只椅子。當我們進門的時候，一冰正仰睡着想，她的雙眼釘住在白色的天花板上，像是沒有覺察我們的來到。錢小姐走近床邊，拍拍她的肩說：

「來了客人了！綠姑娘，你瞧瞧是誰？」她望了望我，仍舊將視線移回屋頂去了。她像是看見一個陌生人，並不能吸引她多大的注意。

大眼睛，小酒窩，仍像當年一樣，可是爲什麼如此消瘦呢？——我想。

「陸一冰，我是羅之蓮，你高中的同學，還認識嗎？」我也走近她的床邊帶笑的問她。

回答我的仍舊是一個不理睬，我想，假如我提起過去的生活情形來，也許能使她想起我來。於是我握着她的一只手，一面輕輕撫摸，一面溫和地說：

「你也許忘記了，因爲這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不是常去遊湖嗎？除了你，還有靜安，李秋亭，王蓉，李美琳，我們不是常常爲小蘿的頑皮而大笑過嗎？」

其實，我是想把她從幻想拉回到現實，可是

沒有用，因為她根本不聽我的話。她用力將自己的手從我的手中掙了回去，眼中露出了憤怒的神情，當然我知道她在恨我，恨我的嘮叨擾亂了她的思想。

錢小姐輕輕拉我出了房，她說：

「別跟她講吧，進院到現在，她就沒有清楚過。C醫生使用了許多法子，都不能使她講話，大概她心裏的忿亂已到了極點，我們所說的，她一句也沒入耳。」

默默地離開了醫院，我不知是帶着怎樣的的心情回家的。胸口緊緊的像壓了千百斤重担，我在想，什麼原因會使她如此呢？

七年前，一個明朗的秋天，我們一班剛由初三升到了高一。新同學中有一個梳辮子的女孩子很使人注意，鵝蛋臉，大眼睛，彎彎的菱角嘴旁，一對小小的酒渦，穿了一件白地紅花的綢旗袍，又美麗，又文靜，很有一些大家閨秀的風度。

當我們的級任韓先生給我們排位子的時候，她恰好坐在我的前面，因為我們都是比較矮小的人，所以被同時排在第二排，除了我和她之外，第二排還有瘦小而頑皮的龔靜安，直爽的李秋亭，和小巧玲瓏的運動健將王蓉，李美琳是秋亭的堂姐，比我們五人都高，所以坐在第五排，但因為她時常和秋亭在一起，所以有時也加入我們這小組。

每逢星期六，下課比平日早，我們幾個人常去湖邊漫步，天南地北的閒談着。靜安雖然頑皮，可是她總一本正經的說將來要去學醫，做一個醫生。秋亭呢，她說喜歡做個律師。王蓉頂羨慕楊秀瓊，時常揚秀瓊長，揚秀瓊短，我們推她為

中國美人魚第二。至於我，她們因我愛塗東抹西，就給我提了個綽號叫「小詩人」。每次，一冰總是默默地聽我們胡鬧，獨個兒不發一言。當我們逼着她說將來的願望時，她總含羞而謙和地說：「我嗎？我願意做一個平常的人，不太前進也不太落伍。」

其實，一冰真是這樣隨便而平庸嗎？不，經過幾個月相交，我已了解她的爲人了。她喜歡深思，對人對事都觀察得比別人清楚，而一經她認爲是可以的話，她對這事或這人就有很深的信任和很重的感情。相反地，在別人認爲還可以的事，她也往往不予容納的。同時，她好高騖遠，什麼事情都希望做得好，有時自己能力實在不及時，她往往要惱恨幾天。這種性格，可能造成一個偉人，但在一次偶然的輕微失望中，也可以使她就此成爲一個沒用的人。

一冰這種內傾的性格，如果能發洩出來，也許對她比較好些。可是她不要別人知道她真正的性情，因此在表面上，她總是那末安詳，嫻靜，謙虛，雖然她心裏有着極大的波浪。

她出身於世代書香的門第，有一個讀過很多古書而又固執非凡的祖母。父親是學者，年來因家道中落而開始轉入了商界。母親呢，是個賢淑懂禮，懦弱怕事的好女人。此外，只有一個弟弟年齡跟她相差很遠，所以在家庭中她是很被寵愛的。

不過，老祖母和父親，雖然愛她，却不能給她快活，因爲在家裏她還得守三從四德的古訓。當她一年年長大的時候，她開始對古老的家有厭惡。

當時，校中追求一冰的男同學，頗不乏人。可是一冰始終不聞不問，像是沒事一般，使得這幾位同學沒法進行而只得作罷。在校外，她有一個愛人，姓齊，人很聰敏，思想也很前進。據一冰說，是從小就認識的。那時齊正在一個大學裏念書，常感到淪陷區環境惡劣，而想和一冰同去內地讀書。但一次次都因一冰家庭反對而沒有實現。

三年來，一冰和我相處得很好，那是因爲我們都是愛靜、愛幻想、愛沉思的人。不知有多少個黃昏，我們會談談湖濱，訴說着各人的夢，愛與恨，歡樂與悲哀。可是三年一瞬過去了！當這一個階段結束時，我們不能不分離了。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我來上海進了一家私立大學，而一冰則仍留杭州，並沒有升學。

分離的第一年，一冰有信來，說是在杭州做了小學教員，她很恨家裏不讓她升學，更厭惡自己的現實生活。同時她又告訴我，她父親給她介紹了一個朋友，是某銀行董事的兒子，她還說：「蓮，你想我會跟他好嗎？」

不久，我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她要我爲她打聽上海有幾個夜大學，因爲她也許要來上海找事做，預備晚上繼續求學。她又說，她家裏反對她跟齊往來，所以她想來上海自立，比較可以由些。幾天過後，我就給了她回信，但以後就一直沒有再收到過她的信。

下一年，抗戰勝利了！我改進了一個教會大學，讀了二年，就和我一個表哥結婚了。這一年來，偏促於個人生活中，同學們的音訊差不多已完全隔膜，我雖然常常想起小鸚、秋亭她們，更

時時掛念一冰，縹緲着我們湖上一段值得回憶的生活，可是，天涯海角，誰知道她在那裏！

然而人世間的事往往是何等神奇！怎料到四年以後，竟會在精神病院中遇到她啊！而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不認識我，她已經不再跟我說話了！你們想，我所感到的是怎麼樣的一種滋味！

我當然不會知道她患病的原因。後來訪問過她的表妹，得知了一冰四年來的情形。

自從她爸爸介紹了梅先生給她以後，就禁止她再與齊往來。那一年是勝利的上一年，齊最後一次提議去內地，一冰也十分贊同。但當一冰從她家裏偷偷溜走時，却被她父親發覺了。

從此，她就被幽禁起來，直到家中為她訂婚。訂婚的對象當然是梅。梅是廣州人，還是他父親這一代才來杭州經商，居然一帆風順地做起什麼銀行董事來了。梅受過中等教育，人還算厚道，待一冰也很好，是個平常的準商人。可是，一冰並不喜歡他，她恨他，因為她的心早給齊帶走了。

齊去了！他是失望而去的，因為他已經等了不知多少日子。當她訂婚的消息傳到他那兒時，他才獨自悄然走的。

第二年的春天，梅和一冰結婚了。從此，她變得更冷靜了，她的活力，她的青春，好像都隨齊遠去了，留下的僅不過是一個軀殼而已。

她整天不說話，夜裏也時常失眠，但她不將病狀告訴別人，因為在她四周好像沒有一個熟人。丈夫待她雖好，但他們之間顯然有一個很遠的距離的婆婆呢，一天到晚唸佛吃素，一空下來却就把媳婦兒說長道短，幾個小姑也儘是找她的

錯處，常在哥哥前說嫂子的壞話。處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更沒有能力反抗，她就慢慢萎靡了。更可怕的是，齊的影子常常來折磨她。她好像看見他在怪她負約，冷冷地儘是給她難堪。

二年後，她生了個男孩。婆婆對她比較和善了。丈夫也很高興。她自己也好像有了寄託，不再整天亂想了。可是，誰知在今年四月，孩子却患急性肺炎死了。這個刺激使她的病態立刻爆發了出來。她不哭，也不說話，只呆呆的抱了枕頭當孩子。一個星期的失眠後，她竟什麼也不知道了。

在杭州，請過不少醫生診治，一點效用也沒有。梅聽說上海醫生會經治愈過不少精神病人，就把一冰送來上海醫治。到現在，已進院三月了，仍是一點也沒有起色。

最近，梅因為在廣州有商業上的發展，所以一直逗留在廣州，直到前幾天，才因一冰病重而回上海。

通常，一個病人進院後，只要每天注射因素林針，一個月後總能清楚地辨別別人事了。繼續再注射一二個月，往往可以出院了。可是一冰進院已三月，醫師給她用過比因素林更厲害的康狄蘇休克，仍舊不能使她清楚地說一句話。當然，她的病根已是十分的深了，在今日恐怕還沒有一種方法可以使她復原。

近日來，她更沉入於整日昏沉之中，無論誰要她吃飯睡覺，她都好像沒聽見一般。C醫師對梅說，他很抱歉，因為他不能使她痊愈。同時，他要梅送她去別的醫院試試，他承認自己的許多方法，到目前為止還不適用於一冰。

一冰的表妹對於一冰以後的遭遇，覺得很有點可慮，因為，不僅在上海，即使在全中國，這家療養院也是比較最好的了。如果醫生把她回來了，那麼她將要到那裏去我可以使她復原的醫生和醫院？

是昨天，我和二姐去給大哥辦出院手續時，大哥告訴我，絲姑娘明天也要走了，她將要進上海附近一個小鎮上的某精神病療養院了。

那小鎮上的療養院，是幽禁比較嚴重的精神病人的地方。病人進去之後，往往很少痊愈着出來的，不是病死，就將在裏面糊塗到老死。我為一冰就心，她年青，她還有長長的一段日子，難道就這麼完了嗎？

我又一次踏進了一冰的房，依舊是那麼晦黯，那麼靜寂，那麼氣悶得叫人要窒息，我是來辭別的，我想。可是對着這躺在床上海瘦的人影，我將說些什麼好呢？

讓我再端詳一回這熟悉的臉龐呢！——鵝蛋臉，大眼睛，彎彎的菱角嘴旁一對小小的酒窩，深鎖的眉尖，哀愁的神情，像蘊蓄着無限的心事，你啊！從小就喜歡多想，如今經歷了二十三年，一次次累積的不如意，難道就以永恆的沉思來償還嗎！

「再會，一冰！希望再見到你的時候，你已能將所受的苦楚傾吐出來，不再鬱結在心頭。人生原是多難而辛酸的！一個女人活着本來就需要更多的勇氣啊！」我的眼已為淚水所迷糊，我不忍再看她這樣木然僵臥着。跨出了房門，我已禁不住哭了出來。



怎樣防治性病

上海性病防治所新張 郁維

性病俗稱花柳病，十分之九以上是由不潔的性交傳染所致。現在醫學上所診斷的性病共有五種：(一)梅毒，(二)淋病，(三)軟疳，(四)花柳性淋巴肉芽腫，(五)腹股溝肉芽腫。

在中國祇有前四種，第五種還沒有發現過。各病各有不同的病原，症狀與病理，但它們傳染的途徑同樣都是由於不潔的性交；性交以外的接觸傳染，如用同一毛巾，用具，接吻，手指接觸等，極為罕見，在普通情形下是不會有的。病雖祇有五種，可是因傳染的廣泛，患者的諱疾忌醫，社會的卑視性病，江湖醫生的欺騙病人，作不適當的治療等之故，其受害者孫後代，影響生育和家庭情感者至為鉅大，實在現代社會的一個嚴重的問題。

性病的預防

要遏止性病的猖獗，須防治兼施，而預防尤重於治療。積極的預防方法，最基本的就是實施行正當的性教育，要使每一個人自兒童時期就認識人體性器官的生理作用，不羞，不懼，不懼怕地去接現人的性慾。到了成人時期，要認識身體貞潔，正常婚姻生活的重要，以求家庭生活的美滿，子女的幸福。做父母的對於兒童性知識的灌輸，要坦白真誠，不虛假，不偽裝——雖然也不必太粗魯——把男女生殖器官構造與作用的不同，儘量

解釋，使他們充分明瞭。把性交，生產的情形像飲食，排洩之類一樣的看法，很平淡地的利用機會告訴他們，或用小動物來作例證。在學校裏固應有性教育的課程，但實施性教育，第一還是父母，其次才是教師。

青年男女則應培養各種高尚的興趣，專心學業，勤於工作，有正當的社交和娛樂，以發洩身體內的剩餘精力，解除生活上的煩悶。對於兩性的愛，尤應有正確的認識。已婚夫婦間的愛情，必須由雙方諒解，愛護，容忍，退讓來維護它。

婚前健康檢查，也是預防性病傳染的重要的一端。婚前健康檢查在這封建思想還殘存着的中國社會裏，還不能得到多數人同情，實行頗多困難；但為了防止性病的傳染，遺毒後代，我們必須努力提倡推行，以健康證書來代替年庚八字。

產前檢查防免了下一代的性病遺傳。產前檢查規定孕婦當有定期的血液檢查和其他的診察，如發現梅毒，當立即加以治療。雖不能在孕期中完全治癒母體的梅毒，也可以避免子女得到先天性梅毒，有健康的活產。有了產前檢查，以後又有消毒助產，母親產後繼續治療，新生兒淋病眼的防止（出生後立即滴硝酸銀），以及嬰兒的衛生護理，可避免死產，流產，小產及後天的梅毒及淋病的傳染。

器械藥物的比較有效的性病預防法是：

(一) 男子——用橡皮陰莖套，要選擇可靠的牌子，注意檢查陰莖套的完好與否。性交後脫去陰莖套時，當防止它破裂及不嚴密的可能，再敷以滅菌藥膏。

(二) 女子——在性交後的一小時內，用消毒藥水灌洗陰道。口服磺胺藥，以預防淋病。

性病的治療

性病的受傳染，是不知不覺的，待發現了症狀才就醫，雖則現在治療方法進步，早期治療可以有把握，但也不一定每個患者都能完全治癒。因為所有器械藥物的預防方法，都是不十分可靠的。在有了傳染性病的可能時，應該立即或在第二天就請教正式專科醫師。施以局部的預防治療法。得了性病，最重要的是不要諱疾忌醫，不要怕見醫生，醫生在道德上有保守病人秘密的義務。可是也不必惶恐，急得滿頭大汗的跪求醫生，要在頃刻之間替他除去已得的性病。心理上有了這「魔鬼附身」的恐懼心，無形中會造成心理病態。當然，更不應該對性病漠視、疏懈、不積極地及早治療，或不遵照醫師的指示去治療，而隨便趁高興時打幾針。不澈底的治療每易貽惡劣的後果，有時比不加治療還要壞。等到病毒深入身體內部各器官的時候，治療就無效了。

最近性病治療方法有很大的進步。自從發明了青黴素 (Penicillin) 和油製劑以後，性病治療學上起了革命。使治療變成相當簡單；施用「快治法」更大大的縮短了治療的過程。過去治療梅毒需時一年或一年半，至少二十六星期，現在可以在六天半到九天之內完成。淋病更可以

在幾小時內或一次注射肅清它。由於磺胺藥(Sulfa-drugs)的發明，其他性病也已有同樣有效的治療。化學治療最早應用於梅毒治療，因為梅毒的特殊療效，促進了化學治療學，化學治療再進一步的時候，性病也就得到了治療上的更大進步。由於治療方法的簡單化，有許多病人實行『自療』，症狀雖一時被遏制，病却没有澈底治癒，這是很危險的。應用適當的治療方法，既可省錢，又不致延誤治療的最佳時期。早期治療性病，使健康恢復，現代醫藥是有絕對把握的。

防治性病的措施

保護人民的健康，是政府的責任，性病是一種社會病，更需要政府來提倡『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管制性病。我們認為政府對性病最低限度的措施應有下列數端：

- (一) 法律強制人民實行婚前健康檢查，和預防淋病的助產法。
 - (二) 嚴格的管制性病，強制醫師、醫院報告性病患者，使性病患者以及與病人有性接觸者均接受正當治療。
 - (三) 絕對禁娼，決不採用公娼制，或警察管理的半公娼制，破除社會認為公娼有保障的錯誤觀念。
 - (四) 充分供給性病檢驗與治療的便利。檢查與治療完全免費，藥品由政府供給。
 - (五) 實施性教育，提倡藝術和正當娛樂，使運動和體育訓練大眾化，在積極方面去消除製造性病的原因。
- 以上是個人和社會防治性病應採的措施

。在預防方面，假使有了這樣的認識，就可以和性病隔離，也就不必用醫學的預防方法。在治療方面，這是專門的技術，病人需要在正式專科醫師指導之下，實行個別的治療方法，不容忽視。

(續自第二三二面)

今天，是她離上海而去小鎮的日子。我沒有相送，因為我一看她那樣子，我就會感到說不出的難過。我只在這裏為她祝福，希望她能慢慢地清楚起來，直到完全復原。

現在，夜已深了，我的故事也完了。你也許會說這故事太平凡了。是的！這原是一件平凡不過的事實。不過如果你能細細體味，你也許會感覺這故事中滲和着多少辛酸之淚啊！

生為女人，已屬不幸，生而為一個中國女人，更是不幸中之不幸。幾千年來的封建桎梏解放了嗎？是呵！解放了！可是在每一角落，仍有它殘餘的勢力！綠姑娘如果不在這樣的家庭裏，當然她是不會病的！如果她有一個圓滿的戀愛，一個美滿的婚姻，一個幸福的家，她怎會再憂悵呢？

所以，怎樣去肅清殘餘的封建勢力，是當前一個應該迫切解決的問題，你以為對嗎？

青年性問題測驗 郁維

地點：中國上海市。

受測驗者：醫學院五年級男女學生。

測驗方法：不記名式，用符號答問。

第一組：七十三人(男百分之六十四，女百分之三十六，平均年齡二十四歲，已婚者佔百分之三。

有婚前性交者——百分之四，均未婚。男二人，女一人，平均發生年齡二十三歲。

有婚外性交者——無。未詳者男二人，女一人(約百分之四)。

性生活滿意者——男二人：一已婚，一未婚而有婚前性交者。

性生活不滿意者——已婚男一人，年齡二十七歲，已結婚四年。

有手淫者——三十三人(百分之四十五)：男二十九人，女四人。

自認有性的精神病者——男二人，均未婚而有手淫。不能肯定者男二人，未詳者男六人。

自知有性傳染病者——無。未詳者男二人。

第二組：六十二人(男百分之四十七，女百分之五十三)，已婚者百分之十一。

有婚前性交者——百分之二。

有婚外性交者——百分之三(其餘統計不詳)。

結論：測驗人數尚少，測驗結果未免欠缺代表性，但是測驗方法頗值得採用。就已有各項統計，百分數都覺得太低，大概就是醫學學生也還有些慚慚，不肯直說。目下社會經濟狀況，不容許實行早婚。關於性的知識，青年們都少有接受的機會，對於性的問題和性病缺少認識，這無疑是社會的重大問題之一。



救治不孕新藥

賽爾溫

Amy Selwyn 原著

家社譯自一九四八年五月號 Reader's Scope

一對中年夫妻等候在醫生的候診室中，他們在別的日子也在別的診所這樣等候過。他們的臉表現他們如何的絕望，他們知道時候已經遲了。

讓他們知道美國差不多有六百萬別的男人和女人，也一直有着同樣淒涼的思想，大概不能給他們多少安慰。權威們估計現在美國至少有三百萬已婚的夫妻急切地渴望着有孩子，但他們的生育能力不足，不能有孩子。在過去幾年裏，每年都有十萬個新的不孕的婚姻。

這些不幸的事實，使新發明的一種可以大量增進生育能力的物質，有了驚人的意義。這個發現的全部可能性現在還不知道。但據『產婦科學季刊』編者的初步估價，認為這種藥品，也許將成為過去二十五年中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成功。

引起這種樂觀的是一種名叫糖酸酵素 (Hy-aluronidase) 的化學原素。糖酸酵素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在增加男子的生育能力上有無可比擬的能力。

至少有一半不孕的情形是應由男人，不是由女人負責的，這是基本的科學事實。依照洛杉磯的薛登·白恩醫師 (Dr. Sheldon) 的意見，所有不孕的婚姻中，四分之三也許應該局部歸罪於丈夫，觀察成千成百的沒有孩子的夫妻的結果，表現有百分之五十的情形是完全由於男子方

面的過失。另外的百分之二十五是由男女雙方造成的。

自然，你知道在人類生殖作用中，男子的責任是將男性的生殖細胞(精子)輸送到子宮口裏去。從那裏它們前進到子宮頸，直到和女性的卵相遇而且穿到它裏面去。這種情形之是否發生，不在乎男子完成性交的能力是怎樣的。一個在性交時能力充沛的男子，也許完全沒有精蟲細胞，或是有着極弱遲緩的精蟲，牠們的力量或數目都不够，不能達到卵子的所在地而造成有結果的結合。或是即使能與卵子相遇，精蟲也許不能完成透入的工作。在這裏糖酸酵素就有幫助了。

一九四二年，兩位英國醫生，麥格琳和羅斯 (Drs. Douglas McClean and I. W. Rowlands)，首先用糖酸酵素作白鼠試驗。當精蟲打算進入一個卵裏去時，它必須先將卵的周圍的一層堅韌的，膠質的膜去掉。這個把戲是怎樣變的，醫生們始終不能精確地考察出來。麥格琳和羅斯醫生查出正常的，有生殖力的精液，具有一種天然的酵素，它能將黏着的膠質變薄，於是精蟲就可進入。他們也發現除非精蟲能供給充足的酵素作準備(牠們往往是不能的)，受胎作用是不可能的。他們還發現如果將這種酵素放在一個新成熟的卵上，牠的殼就會很快地脫落，而受

孕的情形就發生了。你大概已經猜着，這個酵素就叫糖酸酵素。這兩位英國的實驗家當然很慎重，他們知道不能因為白鼠對這種處理有反應就證明人類也是如此的。然而從美國後來的試驗，糖酸酵素似乎已經實現了科學家們最大的希望。

最近紐約的拉斐爾·顧拉克醫生 (Dr. Raphael Kurzrok) 關於他用糖酸酵素治療人類不孕的結果，有一個驚人的報告。在美瑞桑尼亞醫院 (Morrisania Hospital) 的不育診所中，顧拉克醫師宣布下面的情形：凡是生殖能力低弱的男子，他的糖酸酵素顯然也是缺乏的。如果將這種藥放入妻子的子宮口以增加酵素的供給，她立刻就懷孕了，這種情形多得驚人。

除了使許多不快樂的人快樂外，顧拉克醫生在消滅幾種關於不育的根深蒂固的理論上也成功了。直到現在，醫師們都認為一個能生育和一個不能生育的男子主要的區別就是前者在一次性交中產生約十億細小的精蟲，或是每西西有一億的精蟲。(細小這個字眼實在是在用得太大了，造成全世界的人類的精蟲，合起來不過半個阿司匹靈藥片的大小而已。)

當然，卵是祇被一個精蟲所穿透的，但是醫生們估計除非一個男子每西西至少能供給六千萬個精蟲，否則經過長途旅行而與卵相遇的精蟲，或是經過女子生殖道內敵對的酸性分泌物，而能存活的精蟲，大概連一個也沒有。顧拉克醫生的觀察，與精蟲產量低的男子沒有生殖能力的理論是完全相合的。(依照他的記錄，精蟲的集合少於每西西五千萬或六千萬的人，沒有糖酸酵素的存。然而他還發現有時精蟲的產量非常豐富

的男子，也許也缺少這種酵素。精蟲產量低和產量高的丈夫，糖酸酵素對他們都是大有幫助的。

一個沒有精蟲或幾乎沒有精蟲的男子，糖酸酵素當然沒有給他製造精蟲的能力。然而完全沒有精蟲的男子是極少的，在現在所有不能生育的男子中，不到百分之五。

事實上，祇有這百分之五才能真正叫做不能生育的。其餘的乃是生育能力低弱的。這兩種名詞的意義，是決不相同的。一個完全不能生育的男人，永遠不能做父親。一個生育能力低弱的男人，用下面兩種方法之一，也許可以做父親；或者用直接的治疗方法，譬如用糖酸酵素，或者與一個生育能力極強的女人結婚。任何夫妻的生育能力，不但要看每個人天賦的能力如何，而且要看夫妻兩方連合在一起的生殖能力是怎樣的，這現在已是顯著的醫學上的事實了。紐約的婦科醫生賽格爾 (Samuel I. Sieglar) 曾解釋道：『如果他和她的配偶連合起來估計，我們不能說某一個人所表現的生殖能力是怎樣程度。夫妻中的一方往往能補充另一方不能生育的缺陷。』

在處理可能的不生情形時，現在差不多所有的醫生都寧願先檢查丈夫，然後再檢查妻子。用一個簡單的顯微鏡考查男子精蟲的情形，也許立刻就可以說出他的生殖能力是怎樣的。如果他沒有問題，那就輪着他的妻子受一個更長更詳細的檢查了。羅賓測驗 (Rubin test) 對於後面這種檢查也許有重大的意義，這個測驗是由它的創始人羅賓醫生 (Dr. I. C. Rubin) 而得名的，這個測驗可以斷定一個女人的喇叭管（或叫輸卵管）是否廣闊不阻塞的，是可容許卵和精蟲容易通

過。因為在每三個不生育的婦女中，至少有一個應該歸咎於阻塞的輸卵管，因此羅賓測驗確實使幾百萬想做母親的人有了孩子。

簡言之，羅賓測驗所包含的就是用某種程度的壓力，將一種安全的，簡單的氣體引到子宮裏去。等到子宮充滿了，氣體就被迫進入輸卵管裏去。注意強迫氣體進入輸卵管所需要的壓力，一位有經驗的外科醫生，在兩分鐘內就可以說出輸卵管是否阻塞，和阻塞到甚麼程度。

在最近的包括糖酸酵素和男性生育力的研究沒有發現之前，羅賓的探查輸卵管的測驗，一直被認為治療人類不育的一個顯著成功的技術。當然，還有別的方法在許多例子裏會產生奇異的結果。另外還有些方法曾經被人過分地渲染，可是經過幾次似乎很有希望的施行以後，就被人認為無用而廢棄了。

雖然舉丸刺激素，黏液腺荷爾蒙和甲狀腺素的注射，都會有過治療不育的功效，而且幫助過許多人，然而它們也證明對於許多人是無用的。這種治療法祇有在特殊的例子上才有幫助，如果用得過度或不必要，是可能有實際的損害的。

丈夫或妻子施行不必要的外科治療，可能有更大的損害。根據最近徹底調查手術對於克服不育的價值的結果，現在我們明白在每一百個施行這種手術的人中，有效果的不過四個到八個人而已。還有一層，對於嬌弱的生殖器官施行不正當的外科檢查，對它們有極危險的損害，並且可能造成完全的不育。

雖然荷爾蒙和外科治療也給人以失望，然而醫生們已經能夠給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育的夫妻實

際的幫助。是怎樣辦的呢？所需要的往往祇不過對他們作一次可靠的性知識的演說而已。例如，有許多夫妻從來沒聽說過在任一個月中，女人能够受孕的祇有一個極短的時期——大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夫妻如果在這個時期之前停止性關係約一星期，等到生育能力達到最高峯時再去努力，往往就能有孕。（女人知道甚麼時候時機成熟的一個容易而且多半成功的方法，就是在一月之中每天清晨和夜晚量她的體溫。如果她的身體健康，溫度的紀錄是不變的，直到排卵發生的時候。那一天，她的體溫顯著地降低，不久又升上去了。）（請參閱家雜誌第十四期『用體溫計救治不孕』一文。）

對於那些因為她們不能適當地排卵因而不孕的婦女，有些醫生主張用愛克司光照射卵巢。一位首倡這個方法的費城婦科醫生報告有百分之八十是成功的。

對於那些精蟲產量低或有缺點的男子，改變膳食或衛生習慣往往就有奇妙的效果。膳食中缺乏維生素（特別是B和E）和氨基酸，使精蟲的構成受阻礙。有規則的運動也有極大的幫助，因為人們注意到那些工作需要坐着的男人，有時也許生育力低弱。

最近有些專家還注意到夫妻的生育能力和他們心理方面的組織有密切關係。神經緊張實際上也許可以作為兩性的避孕法。

現在美國每七對夫妻中有一對領略着不育的悲劇的滋味。藉着像糖酸酵素這一類藥品的幫助，和對於男子和女子生活機能的新的科學知識，將來經驗這種失望的夫妻就會越來越少了。



黃金時代(三) 卓英

二十四

我喜歡把衣服捲起來，當做娃娃抱，碧碧不會做，她就抱一個小板凳，當做「娃娃」；她也會叫着：「噢！寶！寶！」的調兒哄「娃娃」睡覺；並且也會吹出「噓噓」的聲音，做把「娃娃」撒尿的樣子；這都是跟我學的。

我抱「娃娃」嫌膩味了，又叫媽替我用根帶子學着繫着背小蘭妹妹似的，跪在背上，這樣就更好玩了！碧碧看見了，也要這麼做，抱着小橙連聲喊着要「脫」。媽說：「板橙跪在背後，摔了可不是玩的！」碧碧那裏管得這些，嚷着要哭，媽祇得又去找了根帶子來。爸趁碧碧背着臉的時候，把小橙藏去了，媽就把帶子空的扣上，並且望着我擠眼兒笑了一笑，我知道是叫我不說說穿的意思。

碧碧起初不知道，以為脫上了「娃娃」，同我來回的笑着走過。嘴裏還呼着：「寶！上街，糕！」媽，爸，在旁邊看着發笑。後來碧碧大概看見我們笑得發覺，自己也有點發覺到似的。她時時回頭去看，反着手去摸，可是看也

看不到，摸也摸不着！媽又假意的說：「碧碧的「娃娃」背得真好呀！跟姐姐一起好好的玩罷！」這樣又被糊弄了一個時候。碧碧總是有點疑心的樣子，當她走着走近板壁的時候，她想到用背背去挨靠了幾下，才知道自己的背上當真是沒有「娃娃」，曉得受媽的騙了，嚷着「娃娃，娃娃，」的祇是要哭，可是我和爸爸媽媽都笑得甚麼似的！媽說：「小胖子也是個精靈鬼！」祇好哄着抱她去買糕，才算完事。

晚上剛脫了衣服睡下，碧碧忽然從被頭上跳出一隻光腿來，用手抱着當「娃娃」，又呼着「寶！寶！」的調兒，一會又用雙手托着一隻光脚，嘴裏吹出「噓噓」的聲音，這又是替「娃娃」把尿的意思。媽笑着直笑，爸也坐起身來看了，連聲說：「玩是好玩的，凍着了可要緊！」媽聽說就一股腦兒把碧碧往懷裏一摟，碧碧還掙扎着嚷：「不幹！不幹！」爸把燈一口吹滅了，這才慢慢的安靜下來。

二十五

爸爸同我在一起走路，我走累了要

爸抱，爸說：「你要我抱，我為甚麼不要你抱呢？」我說：「爸爸是大人，我是小人。」爸說：「你為甚麼天天都是這樣大呢？幾時才能長得同爸一樣大呢？」我說：「碧碧比我還小哩！我要等着她一同長高呀！」

二十六

我和爸爸走在沿河的馬路上，看見一個放牛的孩子，她牽着兩條水牛，走到河岸底下，他把衣服脫了都捲在一起，拿在手裏，騎上一頭大牛的背上，鞭着牛走下水去，小牛也跟在後面。我們住定看着兩頭水牛尾隨着渡到河心的時候，祇看見兩個牛鼻子在出氣，背背也祇有很少的一部份露出水面，小孩騎在上面，好像是坐在小魚船上一樣。爸爸同我看看都說：「好玩有趣！」我們直看到他們渡過了十多丈寬的河面，走上對岸，小孩在牛背上穿好衣服，慢慢的走遠了，才攙着手走開。

回到家裏，爸爸叫我把剛才看到牛過河的情形說給媽媽聽。我才說了一句：「我們看見一個牛騎在小孩子身上過河。」話還沒有說完，把媽媽笑得甚麼似的，碧碧在旁邊也不明所以的發着笑，後來還是爸爸接着說齊全了。媽說：「你們看到的雖然有趣，還不如明明說得好，把我引得笑了一場。」我原來把話說顛倒了有點難為情，媽這麼一說，我倒高興起來了。

二十七

下午許多學生到我們家來玩，爸也在家，媽在做活，碧碧在兜着圈子唱唱，那些學生都說我們兩個小胖子好玩，她們之中有兩三個人帶了不少拳齋來，是用手帕包的，她們把碧碧引到身邊去，給了她許多拳齋給她，弄得碧碧的兩個小手都捧不下了，接二連三的滾了幾個下地來，碧碧想分出一個手彎腰去拾，可是手裏的又接着滾落來了，大家看着碧碧這個目不暇接，慌忙失措的愁態，都忍不住的好笑。碧碧被大家笑得心亂，偏偏那許多學生更要來捉弄她，你也添給她幾個拳齋，她也添給她幾個拳齋。真是人急智生，這時候碧碧也有了辦法，她把手上的拳齋送到一個小椅子上放着，再去接受她們添給的拳齋，大家看見她轉了主意，更是覺得有趣。我也乘碧碧兩頭照應不到的當兒，在椅子上拿了些來，我向媽媽要了一方手帕包好。她們看見碧碧忙得個「得不償失」，也就更外的好笑！後來他們幾個同學，盡其所有的都拿了出來，碧碧也不叫人洗刷，就連皮帶內的咬了。她看見有這麼多的拳齋，恨不得有十隻手來拿，十個嘴巴來吃，於是咬了這個，丟了那個，許多拳齋都被咬剩着大半個。大家這時候又出了主意來要她，你也伸手喚碧碧要一個拳齋，她也伸手要一個拳齋，又忙得碧碧在十多個人之間分送，我也乘機會再在椅子上去拿，到只剩了最後一個，碧碧拿在手上，再也不肯給人了，並且還把握緊了的手藏到背後去，

引得一屋子的人又是大笑了一場。

最後大家又把討來的李壽蓮了給她，爸爸叫她收起來。璐璐的衣服上本來是沒有口袋的，她就向褲腳裏去亂塞，這個塞進去，那個又從褲腳底下漏出來，把大家笑得個前仰後合，連門外的人都被笑聲引來看笑話了！到底璐璐有點心眼，她想起她玩的小籃子來，於是一連連聲的又嚷着：「媽：籃，裝。」

二十八

媽媽在沒有生產以前，常常問我：「你還是希望生弟弟呢？還是希望生妹妹？」我說：「要生弟弟。」前三天的晚上，媽媽果然生了一個弟弟，我心裏很歡喜！我告訴妹妹，她全不理會，還是照樣忙她的那一套玩意。張太太向我說：「你媽媽生了弟弟，你們姊妹倆已經『下橋』了！」我雖不知道「下橋」是甚麼意思，可是我覺得不是好話，我賭氣說：「我不懂這是甚麼話？」嘴上說着，心頭就有點熬不着，眼淚快要掉下來了！爸爸在旁邊說：「弟弟小，不會講故事，還會撒尿拉屎，爸不喜歡他，還是喜歡我們的大女兒！」我聽說，心頭才寬鬆了些，投到爸爸的懷中去。

璐璐這時抱着一張小板凳，解開衣服，貼近胸口，學媽媽餵弟弟奶的樣子。爸爸媽媽，張太太都看得笑起來了。

二十九

早晨睡醒了，媽媽已經起身不床了。

璐璐還橫臥在大枕上。弟弟也睡醒了，手脚好像划水似的，把他的小襁褓都踢開了，身上沒有東西蓋覆，手脚格外刺得起勁。我爬到弟弟床上，和弟弟並頭躺下，看到他的手脚，比我小，比璐璐的也小，很是好玩。

璐璐被我的笑語聲吵醒了，她一屁股兒就爬了起來，用手背揉擦了兩下眼睛，就向我們這一頭爬來。她也不怕壓着了弟弟，就擠在我與弟弟之間很小的夾當裏躺下了！我怕她壓着了弟弟，就叫喊起來。爸爸跑來看見了說：「這還了得！你們兩個大蘋果，不怕擠壞了小櫻桃嗎？」爸爸要將璐璐抱開，璐璐還不答應，爸爸在口袋裏拿出一個糖果塞在她嘴裏，她才不響了。可是爸爸剛離開，她又爬到原來的地方，並且把嘴裏的糖果拿出來塞到弟弟的口裏，我說：「弟弟才生了十幾天，媽媽還沒有教會他吃糖，他不能吃！」說着就搶過糖來自己吃了！璐璐哭嚷起來說：「姐姐……吃……糖！」爸爸跑來，還說我好吃，真是冤枉！

本刊長期徵文

- (一) 我的家
- (二) 我的婚姻
- (三) 我的母親
- (四) 我的職業生活

THE GREYS
THE GREYS

球全譽馳 品極中煙



天真事

兩面照人

林林自學校放晚學回家之後，就獨自靜靜的在房中工作，爸爸不知道她在做什麼，就跑到房中一看，原來她正在用小刀刮鏡子背面的水銀。爸爸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刮，就問林林說：『你刮鏡子做什麼啦？』林林一看是爸爸，就現出天真的姿態，回答說：『這鏡子只有一面可以照人，另一面却不能了，所以我要把背面的東西刮去，那末不是二面都可以照人了嗎？』（上海·王植樹）

到美國去

今天三弟有點特別，大家都奇怪他為什麼老是蹲在院子中挖泥土。大哥跑去拍拍他的肩膀問他做什麼。三弟掀起小嘴說：『先生騙人，他對我們說美國在地底下。我想到美國去，怎麼挖了半天也看不見一些美國。』（浦東·孫仁）

接姊姊回去

愛珠上月出閣，花轎剛進門時，愛珠的妹妹小珠看見，快活得亦樂乎，馬上就要爬進花轎去，弄得她的母親手忙腳亂，哄騙她說等一會同姊姊坐，才肯罷休。

賓客老少都在忙着吃喜酒，獨這位小妹妹聽到她媽說同姊姊坐轎，忙到飯都不顧吃，伴著愛珠寸步不離，無論她母親用甚麼話哄騙，她總不願離開姊姊。結果到愛珠上轎時，強行抱走了小珠。

。直至愛珠的轎離開村盤時，才把小珠恢復了自由，弄得她大哭大鬧，口裏仍是嚷着要坐轎。

日前小珠同她母親到她姐夫家裏，她看到愛珠還問道：『姊姊，你為什麼一個人坐轎，不帶我坐啊？』弄得年青的姊姊無話回答，倒是她的母親回了一句：『她是你姐夫用轎接來的。』小珠連忙說：『媽媽，那麼我們也去請轎子把姊姊接回去。』引起全場哄堂大笑。（江西高安·梁冠富）

請留聲機吃飯

小坤是個四歲未滿的男孩。他因着父親的影響，從小就非常喜歡聽留聲機，因之對於唱機中歌者也發生了好感。一日，他對父親說：『爸爸，為甚麼不把留聲機裏面的人放出來呢？把他關在裏邊怪苦呀！』不久，他悄悄地去盛了一碗飯，倒在留聲機上。父親見了，說：『坤兒，你幹甚麼呢？』小坤答道：『爸爸別生氣罷！他唱了這麼許久，肚子也該餓了，要是沒有吃飯，怎能再唱歌給我們聽呢？』（廈門鼓浪嶼·翁埤）

為母雞洗澡

王媽在殺雞，阿瓊先時看見鮮血滴滴地倒也不敢妄動，後來一瞧正在拔毛，等不住了，也擡起小手來硬幫忙：『媽媽洗「咕咕」的頭髮，理呀也來洗！』等到給母親拖在一邊之後，看見王媽正為母雞「洗澡」，連忙跑進去滿屋子裏找肥皂和臉巾，說給「咕咕」去。出來一看，竟然在洗肚子了。（廈門·別育）

立創年三國民

新華信託儲蓄商業銀行

經營業務 一切銀行業務

總行

江西西路二五五號（九江路口）

電話

一六八三轉接各部



無邊的哀悼

吳楨

悼七兒甯慶

寧慶，我失去的愛兒，

在你這短短的七十天的壽命裏，倒有一小半的時間受疾病的折磨。你雖然比你的孿生姊妹小五分鐘，可是你生下來時，就有六磅多重，健康而活潑，誰也沒有想到你會夭逝。我們在生活中擔的壓迫下，超出了預算地生下你們這一對雙胞胎，不免有些吃驚。然而等到給你們穿了一樣的衣服，睡一樣的搖籃，蓋一樣的小毛毯，看着你們的媽媽把你們抱出抱進，我時常把你們認錯；你們在隔壁哭叫時，我時常分辨不出那聲音是你的，或是姐姐的時候，我真的感到撫養一對雙胞兒的喜悅與樂趣。

你們都長得不慢，你的皮膚比姐姐便早變得白嫩了。你的樣子比姐姐更逗人，你在二十天時，有人碰的嘴邊，你就會扯着嘴笑。你比姐姐憨，肯睡在搖籃裏，閉着眼睛自己玩。我原想着我會偏愛你的姐姐的，因為她是我們的第一個女兒，而且我們老早就盼望着有個女兒了；我原想着我會對你冷淡些的，因為你是我們第三個兒子了。誰知不到

一個月，我就開玩笑地和你媽媽說，「我到底有些『重男輕女』，我覺得我更愛這兒子，他又乖，又漂亮，又好玩。」真的，你的一雙眼睛，是四個孩子中最漂亮的了。多麼靈活！多麼亮！

你的三歲半的哥哥，和兩歲的哥哥，相繼得了百日咳。我和你媽媽總怕你們也會傳染到。可是醫生說，六個月以內的嬰兒很少染到這種病。而且你的健康情形一向很好，再也沒有想到，你在五十天時就染上這種病。你在咳得重時，滿臉漲得通紅，舌尖吐出，有時呼吸急迫，臉都脹得紫黑了。我真無法知道，你那時是多麼痛苦，每咳一陣之後，臉便因疲倦而蒼白了，額角上滲出了汗珠。自從你患百日咳的二十天以來，你的微笑完全消逝了。你的面部表情一天比一天變得更痛苦，更疲倦，而我這做爸爸的心也一天比一天沉重起來。

我們想把你送到醫院去，可是醫院不會因為你患百日咳而收你的。而且，你媽媽也不能分身到醫院去招呼你，因為同時還要餵

你姐姐的奶。我們也該常帶你去門診。可是你真不知道這個年頭的醫生多麼忙。他還沒有聽明白病人的病情，處方已經開好了，他還沒有回答病人的問題，第二個病人已經叫進來了。小兒科的醫生，都說你這病治不好，沒有特效藥，祇要父母當心，不要讓你患併發症，百日咳是不重要的。是的，你真是太小太弱了，什麼治療對你都不合適。經過我們諮詢過幾位醫生的意見後，纔決定給你打百日咳預防針。這種針藥，據說外國貨的比中國貨的效力大得多。可是可憐的南京城，竟買不到外國藥。我們照醫生的處方，為你打預防針，可是太晚了，藥的效驗也差。這種治療方法竟怎樣也挽救不了你的小生命。

最後在九月二十五日，我們又聽醫生的勸告，說你可能開始有肺炎，給你吃『盤尼西靈藥片』。那天正下着毛毛雨，我騎着腳踏車，到處去買，竟買不着這種藥。我急得去找××醫院的副院長，他介紹我們某藥房去買，我買到了。我衷心感激，我拿着這三粒以黑市價錢買來的藥，滿以為是可以救命的仙丹，拿回家來給你吃，可是你已經微弱地吃下去就吐出來。

盤尼西林吃了兩天之後，不見轉機，我的心又沉重起來。你的臉色變青，沒有痛苦的表情，像是已經管過了人間的苦痛，變得呆木了。你偶然睜開兩隻眼睛，我知道情形

不對了。這兩隻眼睛裏，再也沒有以往的活潑，伶俐，和幾份頑皮了。這兩隻眼睛是呆板的，凝注的。醫生囑我再去買三片盤尼西靈。我又跑到原來那家藥房，可是他們連黑市價錢的藥也不肯賣了。我開始憤怒。我又氣又急，可是沒有辦法說動他們，讓他們把囤積的藥片拿出來，救人一命。我馬上到警局去告發他，可是警局因為沒有證據，竟未受理。我至今還是痛恨這家藥房。

這幾天的南京，正是秋風秋雨愁煞人的秋天。我騎着腳踏車，冒着細雨，盲目地在南京市各個藥店去詢問，去哀求，終於又買到了三粒盤尼西靈。我又氣憤，又歡喜，喉頭像堵着了一包眼淚，騎着車回到家裏。

我在二十八日下午八點鐘餵了你半粒藥，夜裏十二時又餵了你半粒。我撐不住疲倦，把你的搖籃擺在我的床前，把鬧鐘安排在四點鐘時響，我就去睡了。到夜間四點，鐘一響，我立即爬起來，把你拖在我的懷裏，餵你吃藥。你原是很安靜地睡着的，把你弄起來，你咳嗽了一兩聲。我餵過你藥之後，發現你的嘴一點也沒有動，我把你抱直，藥從你的嘴角流出。我再把臉依偎着你，我纔發現你已經停止呼吸了。我真不能相信，你竟在這一霎那，在我的懷抱裏死去。然而無情的事實終於說服了我。你的額角上遺留着最後一次與病菌掙扎奮鬥的痕跡——一片冰濕的冷汗。你的手脚都冷了。

我仍然抱着你，淚像泉水似地湧出來，我輕喚着你的媽媽。你的媽媽走過來，她沒有說一句話。我感激她的鎮靜，她的節哀的本領，她緊握了一下我的手，我們都情不自禁地失聲痛哭起來。

幾天來為你奔波，為你忙碌，我沒有絲毫感覺疲倦。可是你一死，我像剛剛跑完了一條悠長的艱苦的路，忽然坐在道旁的石頭上休息，疲倦得渾身酥軟了。幾天來，為你焦慮，為你憂傷，簡直是度日如年。你一死，我覺得我在一瞬間便衰老了。

我現在纔懂得為什麼古人說死了孩子是「表明」。自你死後，我悔恨交加，我再也看不到世界的光明一面，而祇看到黑暗的一面。

我悔恨，我不該放棄比較舒適的生活，跑到南京來教書。我為滿足我的興趣，竟害你們這一家人跟着我受苦。我過着這樣清苦的生活，一向自命清高，今天纔知道這對不願現實生活的理想者是多麼大的諷刺。你爸爸做了大學教授，竟住在兩間靠半段隔板隔開的房間裏。我簡直沒有辦法把你和姊姊與兩個患百日咳的哥哥隔離。

我悔恨，我沒有堅持地檢舉，控告那個為圖利而誤人致死的藥商。我祇為了顧全介紹人，怕使他在當中為難，竟把這害了你的，也會害千萬個急需貴重藥品的病人的奸商輕輕放過。這充份表現出我這智識份子的怯

弱。

我悔恨，你竟死於可以預防的百日咳。可是在你的兩個哥哥患百日咳時，醫生竟沒有為你們注射預防針；我悔恨，你竟死於可以治療的肺炎，可是我竟不能在急需時給你買到盤尼西靈。啊！寧兒，你並非死於百日咳，也非死於肺炎。你死於不健全的醫藥制度，死於惟利是圖的奸商，死於父母清苦的生活，死於這個亂的，和戡亂的時代，你是這個不幸的時代的犧牲者。

你再也想不到我會這樣地痴愛你。我為你大聲痛哭了不知多少次。我不知道我在可憐你的遭遇，還是可憐我自己的遭遇。你在這短短的七十天裏，贏去了我的愛，遺給我無邊的哀悼。

我不再寫了，我的寧兒，你安靜地睡在地下吧！你的姐姐還在需要我們的看顧呢。寧兒！我一向倔強，傲慢。然而為了你的死，我第一次在上帝面前屈膝，我為你祈禱，願你和平地長眠地下！

你的爸爸 十月三日

編者按：在吳根先生十月四日上午四時所寫的信裏，附着這樣一句話：「信寫好還未發，妹妹又在今天晨六時夭亡。」





聖誕禮物 金火

小鵬是個懦弱的孩子，在家裏因為是個獨生子，特別被父親珍愛着——也許正因為這種特別的珍愛，才把他造成這樣的懦弱。在學校裏却是一個有名的低能兒，同學們甚至於當面叫他「白癡」。

他永遠不上體育，人家在打球，他獨自躲在操場的一角觀望。球偶然飛到他的身邊，他縮着頭閉了眼，甚至轉身蜷曲的蹲在地下，像是有最入的災難降臨一樣。得到的是同學的一陣哄笑。他站起身的時候，臉漲得紅紅的。

課堂上，他永遠沒回答過先生的問題，就是同學們才說過的話，叫他立刻重複一遍也不可能。所以先生只把他看成本班的贅瘤，他簡直是班上的一件陳設，沒有知覺，沒有靈感，誰也不把他當做學生看待。然而他的功課却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糟，筆試的時候，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成功。所以他能一直隨班升到五年級來。

每天上學的時候，一定要老聽差伴送，不然他會受到街上一些流氓孩子的侮辱，就是有人送他，一路上還不時聽時嘲弄的話。

「傻子來嘍，……」
「這麼大還要人送哪？」
「嘞，嘞，臉紅啦，要哭吧？——」
下課回家以後，他也很少向父母講什麼話。母親親切的慰問，不得已的時候，他只答以最簡

單的字句。不如意的時候，紅了臉執拗着，母親爲了愛他的緣故，一切都不計較。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看童話和神話。從三年級開始，他就對這種故事書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爸爸對他這種嗜好，十分高興，於是這一類的書就源源不斷的買給他。

因爲每天他絕少和任何人接觸，另一方面却在努力培養着自己的幻想。在他精神環境中，有的只是王子，公子，神馬，寶瓶——等等，他的思想越是趨近這些，離實際的生活也就越遠。

表兄算是小鵬唯一說得來的朋友，原因是表兄也喜歡讀那些故事書。表兄比小鵬大三歲，去年已經升入初級中學。他雖也嗜好神話，性情方面却和小鵬不同。他時常勸小鵬勇敢些，但是沒有用，懦弱的習性，在他已是無法改掉，雖然聽到表兄屢次勸告以後，他自己也感到這是一種極小的缺陷。

「我想我是有福的，——我從來沒做過壞事，——」小鵬囁囁地說。

「是的，我也知道你的心很好，只是爲了健全自己，你該拿出應有的勇氣來呀！」表兄再進一步鼓勵他。

「我總相信當我有災難時，會有神人來救我，」小鵬紅着臉說。「或者也許在夢中仙人會送我一件寶物，——然後我就會戰勝一切！」他分

明又把思想深入到神話故事裏。

表兄看他這樣迷信，搖着頭嘆了口氣，不再說什麼。

一個聖誕節的夜晚，小鵬看過「聖誕老人」的故事，已經到了每天就寢的時間。他小心地把書放到抽屜裏。這時母親已經親自把被褥替他整理好。他低聲向母親道個「晚安」，然後慢吞吞地脫掉衣服，朦朧睡去。

「小鵬，小鵬，……」有人在搖撼他的身體，使他由夢中驚醒。

「呀，……」小鵬睜眼後，不覺驚異起來，站在他身邊的正是方才故事書中的聖誕老人呀！

「我親愛的孩子，……祝你快活！」老人十分沉着的，一手摸着銀色長鬚，一面微笑地向他祝禱。

「謝謝你，親愛的聖誕老人！」小鵬張大眼睛睜了起來。

「不要起來，孩子，我特來送你一件寶貴的禮物的。」說着，老人從手裏遞過來一個紅色的小匣，像火柴盒一般大小。

「這是一個寶匣，你把它帶在身邊，你什麼也不怕，你可以戰勝一切！」一句句的話都打入小鵬的心坎，他顫動的雙手把這可愛的禮物接過來。才要掀開來看，又聽見老人和藹地說：

「但是，要明年的今年，才許你打開來看，記住！千萬記住！」

「謝謝你，親愛的老人！」小鵬一句話未完，老人竟已飄然去了。

小鵬迷茫地又倒在被裏。他相信這是一個美麗的夢。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才伸手預備揉揉眼睛，忽然發現手裏有一件東西，忙張大眼睛看時，是個紅色的小匣，他記起夜間的夢，他呆住了。

「是眞事嗎？還是夢呢？……」他偷偷把實物揣在懷裏。

「這是一個寶匣，帶在身邊什麼都不怕，你可以戰勝一切！……明年今天才可以打開來看——」老人的話還記得十分清楚。

站起身來，他全身像被一種神祕的力量充滿了。他高興地跳起來。見到父母，覺得他們今天也格外高興。他忽然告訴母親：

「媽媽，今天不必叫老王送我了。」

「爲什麼？孩子！」母親笑着。小鵬想：說不定聖誕老人也同樣送她一件寶物吧？

「我想，我自己可以到學校去了。」

「好，那麼你自己去吧，走路要小心！」母親依了他，更給他一個意外的興奮。

天氣很冷，小鵬一點也沒覺得，他跳躍着跑出去，他簡直整個變了。

才走到巷口，幾個小流氓，又在那裏鬼混。『嘿，傻子來了。』

「今天是一個人，不怕嗎？——」

「日」的一聲，拋過來一個石子，正打在小鵬的書包上。他突然覺得一股熱氣沖上來，他用拳揆揆小匣牢牢的裝在裏面的衣袋裏。他低下頭拾起那塊石子，同樣「日」的一聲又拋了回去，回去，因爲不提防，正好落在一個壞孩子頭上。

孩子「哎喲」一聲，用手揉着被打的頭頂。『你們這一堆小鬼，敢再來欺侮我！』小鵬惡斥着他們。

幾個小流氓，目瞪口呆，真是意外，他們竟誰也沒敢作聲。小鵬帶着勝利的微笑，跑向學校去了。

教室裏，同學們三五成羣的談話，玩耍，或在互相研究着功課，沒有人招呼他。他只好悄悄的走到座位上去。

第一堂是算術，先生把昨天留的題目，分別寫在黑板上，然後叫幾個同學上去演算。小鵬五年來始終沒上黑板寫過一字，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先生根本不預備他的釘子。

四個人上去算，只有一個人錯了，先生又叫另一同學去改正，但是經過三四次，總沒有改對。因爲這題較難，大家都算不出。最後先生問誰把它做好，出奇地，小鵬竟在座位上舉起手來。

「你會做嗎？王鵬？」先生用驚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因爲他知道過去即使他自己會，也不敢上黑板去寫的。

「好，我來算算看，」他勇敢地走到黑板前面，全教室的空氣有着超乎平常的沉寂和緊張，沒有一雙眼睛不釘住小鵬的後影。

兩分鐘過後，小鵬做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這次對了，全班只有王鵬一人做得對，」先生很高興，小鵬更高興。

下午體育堂上，小鵬也勇敢地加入隊裏，蹦蹦跳跳地和同學們踢着足球。雖然他的技術不比別人純熟，可是他自己記着有三個球是他踢入對方球門的。

一年裏，小鵬做了許多驚人的事：他曾在夜間捉住一個竊賊；有一次，鄰居失火，他盡了最

大的力量救出了兩位老人和一個小孩；另外他更隨時隨地保護着弱者，他不知打了多少不平。小鵬變成了大眾的福音，事實上這些都是那紅色小匣神祕的力量造成的。

第二年的聖誕節終於來到了。他真是興奮得不知怎樣才好。晚上，他悄悄地從衣袋裏取出那寶貴的小匣，打開來一看，裏面毫無有什麼希奇，只裝有一個小小的紙捲，他驚奇地展開來，看到上面熟悉的紅墨水寫的字：

「這只是一個平常的小匣，它本身沒有絲毫的神祕，使你成功的却是你自己寶貴的勇氣。」小鵬看完正在呆呆發怔，房門一響，去年送禮物來的聖誕老人竟又走進來了，多奇怪的事啊？這老人一面走向小鵬，一面哈哈大笑說：

「表弟，快謝謝我這年青的聖誕老人吧！」說着摘下長長的鬚鬚，脫去衣服和帽子，聖誕老人忽然變成表兄。

小鵬漲紅了臉，低頭不做聲。

「表弟，別怪我太惡作劇，你變成多勇敢啊！我利用你的迷信，使你的勇敢戰勝懦弱，你該怎樣謝我啊？」表兄向他半解釋半安慰地說。

「真不知要怎樣謝你，表兄，你對我太好了！」小鵬在羞愧和感激的情緒下又是一陣興奮。

「現在你該知道，世界上沒有神仙，也沒有寶物，使我們成功的只有我們自己的勇氣和努力！」表兄用這幾句話結束了這一年的神祕。以後，小鵬永遠是個勇敢的孩子了，他不但改掉了怯懦的習性，更打破了迷信的觀念。但是那平凡小匣却仍舊被他時時帶在身邊，因爲這是他一生最寶貴的紀念物。



爸爸打我

鹽夫

爸爸沒有打過我，祇有一次，打得我像鬼叫，他自己像牛叫。

那時我十一歲，在小學五年級讀書，正是標準的「吃棍子」的年紀。

那次遭打，說起來呢，完全是學校門口賣糖果文具的小攤子害我的。這種小攤子一貫的營業方針是「捉賒逼討」。

而我那時，正是他們所欣賞的小混蛋。我有什麼辦法，去避免賒賬的誘惑呢？尤其是那種既好看又好吃，拿在手裏分量重重的外國糖，還有那種漂亮而光滑的鉛筆，柔軟的橡皮，厚實的練習簿，以及各種各樣好玩的捲筆削。總之，那樣鮮艷充實的玻璃櫃子，不能不叫我看一看，看一看就不能不摸一摸，摸一摸呢，就像摸了魔鬼的背脊；而那小販的面又很客氣而且帶一點點可愛相，還賬的日子，像那種一二三四這樣數下去，一輩子數不到的數目字一樣，遠得很呢。這樣我就「墮落」了。

當然，如果必需付現錢的話，我想我就不這樣子了。媽那裏拿錢也不是容易的事，買東西得「考慮」我也知道，與錢告別跟最好的朋友告別一樣是傷心的事。但是賒賬沒有那樣複雜，爽快得多了。說是這事，我還是努力拒絕誘惑的。

（雖然常常被誘惑）我在咬着牙齒拒絕了九次可愛的誘惑之後，第十次屈服我想是無可奈何的。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樣我就心安理得的拿着東西，昂起頭對他說：

「我拿一包糖，一枝鉛筆，記一記。」

至於還賬，我敢說是世界上最沒有趣味的蠢事了。我是不大喜歡還賬的。不過，因為先生說的，「名譽是第二生命。」我爲了我的「名譽」，不要他嘩啦，嘩啦叫得同學都知道（雖然我知道大部份的同學同我一樣，都摸過魔鬼的背脊的），所以我總在一個很長的時候之後，在咕嚕了一陣，默誦了一千遍「他媽的」之後，交出我袋裏的錢的一半給他，還他一小部份的賬，因此小販的面孔就像凍得半死的人，烤了火，吃了酒以後一樣，又回復到那種帶一點點可愛的客氣樣子了。

日子一久，欠得多了，問題就漸漸緊張而嚴重起來了。而小販的逼勁兒，足夠叫意志最堅強的人去上吊的；因此我就不得不改變戰略，移陣地。我到學校去上課，不走攤子前面的大門進去，而甘願多走兩條馬路從學校的後門進去，他因為得看攤子做買賣，沒法子找我。這樣事態似乎平靜了。接着同學告訴我，他宜稱要報告我爸爸了，而我則很滿意我新發現的戰略。

有一天，他真的去報告爸爸了，要爸爸付我的賬。爸爸非但不付，而且大大的罵了他一頓，把他轟走了。

放學回家，我不知道這件事，對媽說：「媽！我回來了。」媽愛理不理的點點頭，打她的絨線，而爸的面色可難看了，像大雷雨前的天空，我覺得這個黃昏不大光明。

爸開口問了：

「你現在月錢多少？」

「兩塊錢，爸！」爸一問月錢，我就知道不對。他媽的鬼傢伙，真的告訴爸爸了。

「够不够？」

「够的！」真的，天地良心，那時兩塊錢一個月是很闊氣的。

「爲什麼要向校門口的小販欠賬呢？爲什麼？」

當然，我是不會沒有「理由」的，像一般爲着說「理由」而說的「理由」，我說了許多「理由」。

爸爸被我的理由說得火起來了，我真想不到我的「理由」竟跟「火油」一樣，叫爸爸炸了。

聖經上說：「上帝說，要有光，光就有了。」

「我不知道上帝在沒有說這句話之前，天地的混沌，黑暗是怎麼樣的。不過我相信一定跟爸爸打我的時候一樣。我不知道爸爸怎樣開始打，也不知道他用什麼打的，我更不知道打得像殺豬，還是像捉鬼，甚至我不知道是如何停止的。總而言之，是「漆黑一團」。

當上帝說要有光，光有了之後，不再漆黑一團了，我發現我坐在沙發上哭，爸用手絹在擦汗。

，像牛那樣喘。心動魄的叫聲，世界末日一樣的動亂，都沒有擾及媽，媽還是老樣子坐在長沙發上打她的絨線，什麼都不管。

爸爸開始訓話了。爸爸從前做過教員，不過他一定沒有讀過什麼『演講學』，否則他的訓話決不會從如此遙遠得可怕的地方開始的。

爸爸說：『社會好像一個大球場，要球能夠玩下去，必需有許多規律，而我們要在球場上做一個，往來奔馳，隨心所欲而不踰規的球員，我們必須有一番長期的訓練。社會要維持它的安寧和進步，所以社會也有許多規律。但是我們生下來並不合於這許多規律，因此一個人要生活在社會中，他也得有一番長期的訓練……』

天啊！我十一歲，我知道他在說什麼呢？『要一個普通人訓練成一個球員，這訓練工作不在正式賽球的時候，而在學球的時候，把一個所謂『小畜生』，訓練成一個『人』，這工作就在家庭裏……』

『而負責這訓練工作的，就是家庭裏的父親，他是有經驗的老球員……我打你是不得已，我自己沒有什麼氣要洩在你身上，問題是你現在錯了不願意承認錯，這是最要不得的。因為你以錯為錯，很可能弄出一套不合社會規律的習慣，那你將一輩子是個犯規者了。』

難受的時間總會過去的，我想。
『而你……你怎麼啦？要睡了？』
『沒有，爸！』我用手背擦着眼睛。

『那你所欠的賬如何還法呢？』謝謝上帝，風轉方向了。

『我每個月還他兩塊錢，兩個月可以還清了。』

『那不行，你不能每天一個錢不用。這樣你會幹更壞的事的。現在我給你還一半，還有一半你自己每個月在月錢裏還他一塊錢。我叫媽這個月月錢提早給你，明天去還他三塊，下個月還他一塊。』

『是！爸！』想不到還賬是那樣的複雜的事。這樣爸給我兩塊錢，我慎重之的打開書包放進去，同時我記起一件事，向書包裏一摸，我說：『爸！』

『噢！』爸拿我遞給他的半條咖啡糖，朝嘴裏一推，拍拍我的肩，爸爸上樓去了。

小女孩的服裝
淑芳

這套適合八九歲女孩上學的服裝，最好用呢絨料裁製。裙子是相對的每邊打八個摺，做個交叉背帶，帶子在肩頭處剪裁寬些，穿起來不易脫滑而溫暖。如果做素黑呢或藏青色小裙，就不妨配上一件花方格上身；翻過來說，一條花方格的裙子，配上一件海軍藍色上衣是一樣美麗的。我會試驗過，一件從前短袖長身的舊呢旗袍，正好改製一件小上身，請位不妨試試看。

母親之淚
仲惠

鑄鐘師海英立治(Heinrich)在山上和一個蕩婦飲酒為樂，久不返家。妻在家中的兩個小孩，從山麓尋到山上，手裏捧着小籃。

父親海英立治奇怪地問道：『你們到此地來，拿了什麼東西來的。』

小孩子們指着籃中說：『這裏面的東西，是母親的眼淚！』

——霍普特曼(Hauptmann)的『沈鐘』之一節

蘇聯怎樣保護母親
薛姓生

蘇聯的法律禁止懷孕已逾四個月之婦女參加額外的加工，禁止哺乳的母親從事夜工。孕婦在孩子出世前可以休假三十五天，生產後可以休假四十二天，難產或雙胞胎的，生產後可以休假五十六天。婦女懷孕六個月之後，可以得到雙倍的口糧，哺乳的頭四個月裏也是如此。



天真話

小冒險家

蘋兒換好了衣服，興沖沖地在祖母房中跳着玩着，等祖母換好衣服一同到阿伯家去。這時，從房中的窗口射進了一道陽光，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出了一道灰塵，於是蘋兒自告奮勇地對祖母說：『祖母，你瞧，我敢從這多灰塵的地方經過，祖母，你瞧，瞧我這一下。』於是邊講邊冒着碎碎而跳的心走過去了。(廈門鼓浪嶼·涓涓)

希望

三毛的母親正在做着他的新衣裳。三毛忽然從門外跑進來，哭喊地叫着說：『媽媽，人家都有好看的弟弟抱，我怎麼沒有呢？』

『媽媽，您快生一個吧，生得要比他們的好看。』

『不好看我就不要，我要吵；我要撕破這件小衣裳。』(上海·金仲律)

沒有禮貌

一天，我們帶着西巴貝去散步。西巴貝看見吉咪(狗名)跑到前面樹下去小便，立刻指着對我們說：『媽媽，吉咪真沒有規矩！』我問她：『為什麼？』她回答說：『味隨地小便』

，每次上街總要在小朋友家牆上或電桿上解小便，每次一點點，不一次解完，你說是不是沒有禮貌？』(台灣高雄·黃芝敏)

怕他跌了

一天，娟兒隨着他的父母出外遊玩。娟兒的媽，左手攙了娟兒，右手挽着他的爸爸。走了一會兒，娟兒覺得甚不舒適，於是問道：『媽媽，你為什麼老要攙了我走？』

『因為你還走不好，怕你跌着了。』他媽說。

娟兒又問道：『那麼，你攙着爸爸，也是怕他跌了嗎？』(湖北蕪春·陳琳)

這樣的帶子！

面黃肌瘦的鄰兒，一天早上哭喊道：『屁股孔裏一條帶子拔不出呢！』母親跑去一看，原來是一條蛔蟲。拔出來了，他說：『哈，這樣的帶子！』(浙江麗水·季仙)

矮和高

叔父：『大新，你今年幾歲？』
大新：『我今年是六歲。』
叔父：『你已經六歲了，我還當你

是四歲呢。』

大新：『為什麼當我四歲？』

叔父：『因為你長得太矮了。』

大新：『你說我矮，我同你比比看，到底誰長得高？你今年十八歲只有五尺多長，我現祇有六歲已經二尺多高了，到了十八歲，要變三個二尺多長，那不是要比你高得多了嗎？』

(上海·余學超)

出門加倍

八歲的小弟弟，因為怕熱，不肯出門理髮，所以把理髮師叫到家來。理髮師問他理髮費多少，理髮師回答：『一萬四千元。』小弟弟連忙急急地說：『噢！那樣便宜？喂！你可別忘了出門加倍啊！』(上海·史蘊華)

嬌嬌的腳要送人

有一天，阿青看見他嬌嬌腳上貼着一張紅紙，他很驚奇地跑來對他的母親說：『媽媽：嬌嬌的腳要送人了。』他的母親笑着說：『傻孩子：嬌嬌的腳生在她身上，是要給她走路的，那裏可送給人家？』阿青就說：『我們每次拿豬腳送人時，上面都貼張紅紙，(這是閩南的風俗)，嬌嬌的腳今天也貼張紅紙，不是也要送人嗎？』他的母親大笑說：『嬌嬌的腳生着豬，那張紙上有着藥，貼上豬就會好。』這時阿青才明白地走開。(廈門·潘梅)

寄牛

小鶯的爸爸在南洋，時常有物寄回。小鶯最愛牛，她時常望着別人的牛發呆。有一次，小鶯忽然大聲說道：『媽，您叫爸下次寄一條牛給我好嗎？』(梅縣·蕭秉娥)

熱蟹在爬

一天，在污穢的天井中，爬出一隻黃殼的蟹來，被四歲的小妹看到了，她高聲叫起來：『一隻熱的蟹在爬呢！』(杭州·美英)

賣爸爸和媽媽

未滿五歲的女孩，名叫小香。她是一家南貨店的女兒。一天，老闆有事出門，叫她和八歲的哥哥在店裏守着。一會兒，有一個客人到店裏來問：『尊翁，令堂在嗎？』

她的哥哥聽了不懂，連說：『只有狀元紅，白糖，沒有狀紅，冷糖。』客人聽了大笑著走了。

一會兒，父親回來了，很關心地問道：『我去了以後有生意嗎？』哥哥說：『剛才有一個人說，要買什麼「尊翁，和令堂」，可是我們店裏都沒有這兩件東西。』

父親嘆氣說：『尊翁是指我，令堂是指你媽啊！』

小香聽了，抱住她父親的腿哭著說：『爸爸！他要把你和媽媽買去，那麼我不是就沒有爸爸媽媽了嗎？哥哥，你快去把那兩隻買爸爸媽媽的打死！』

(廣州·陶毅)

家雜誌合訂本第五集(第三十一期至第三十六期)總目錄

題 目 作者 期數 頁數

短 論

- 婚姻教育的重要……黃嘉音 第三十一期(四)
- 創造有益的娛樂……藻文 第三十二期(五二)
- 給訂婚的青年……胡悲 第三十二期(五一)
- 鄉村兒童的保健……少雲 第三十三期(一〇)
- 自以為無問題的父母……葉念 第三十四期(一四)
- 自幼學習與人共處……孤弦 第三十四期(一四)
- 奇裝異服是美嗎?……清 第三十五期(一八一)
- 婦女問題與問題婦女……唐牧 第三十五期(一八一)
- 小學生入山訪道……綠洲 第三十六期(二一九)
- 家庭中的整潔與秩序……螢火 第三十六期(二一九)

家 庭

- 別讓丈夫不安於室……彩霞 第三十一期(一〇)
- 父親的苦心……聲影 第三十一期(三九)
- 太太們為甚麼嘮叨……江同 第三十二期(六九)
- 甜蜜的家……黎晨 第三十二期(八五)
- 申申罵人……未若 第三十二期(八七)
- 避免兩代間的衝突……心波 第三十三期(一〇九)
- 養兒方知父母恩……吳綉璋 第三十四期(一六九)
- 妹妹……黃江夏 第三十五期(二〇二)
- 怎樣調協婆媳關係……邵燕平 第三十六期(二二八)

家 教

- 父母該講民主嗎?……楊懿德 第三十一期(五)
- 「我的孩子是小偷」……楊懿德 第三十二期(五三)
- 孩子為甚麼遊戲……王敬儀 第三十三期(一一八)
- 爸爸打我……梁夫 第三十六期(二四四)

婚 姻

- 我學起家務來了……谷野 第三十一期(二二)
- 胃痛……馬婕 第三十一期(三三)
- 商人重利輕別離……舒蔓 第三十一期(三六)
- 我做繼母……筱蘊 第三十一期(三七)
- 時代的犧牲者……楚森 第三十二期(六〇)
- 我和未婚夫解約了……阿彌 第三十二期(七五)
- 結婚第一年……魏偉 第三十二期(八二)
- 賭注……楊夢汀 第三十二期(九〇)
- 喜氣臨門……陳雅雲 第三十三期(一〇七)
- 我跟鄉下姑娘結婚……鄭地 第三十四期(一七二)
- 去掉心頭一塊大石……淪印 第三十五期(二二二)

戀 愛

- 行騙記……皇父一 第三十三期(一二三)
- 柔夜夏夢抄……藍夫 第三十四期(一五六)
- 定情記……馬婕 第三十四期(一六七)

社 交

- 禮貌的重要……心波 第三十一期(八)

社 會

- 上海防癆協會……黃嘉歷 第三十一期(四一)
- 香山慈幼院半年……黎啓穎 第三十二期(九二)
- 浪漫女郎診療所……葉羣 第三十三期(一一一)
- 中國最嚴重的疾病……鄧炳明 第三十五期(一八八)

育 嬰

- 嬰孩的發熱……肯容 第三十一期(二四)
- 母親哺乳的問題……劉本立 第三十四期(一五〇)
- 新生嬰兒的服裝……張秀蓉 第三十四期(一五四)
- 怎樣用牛奶餵嬰兒……劉本立 第三十五期(一八五)

生 育

- 旅途產子記……阿豐 第三十六期(一二六)
- 懷孕須知……張紫洞 第三十三期(一二七)
- 母性測驗……張紫洞 第三十四期(一六五)

節 育

- 節育知識測驗……張紫洞 第三十二期(七一)
- 節育知識測驗答案……張紫洞 第三十二期(九一)

醫 藥

- 防治嬰兒腸胃病……薛姓生 第三十五期(二一一)
- 鏈黴素能治療肺病嗎?……王嶽 第三十六期(二二六)
- 救治不孕新藥……賽爾溫 第三十六期(二三五)

健 康

- 注意保護牙齒……詹子熾 第三十一期(一四)
- 孕婦與牙病……詹子熾 第三十三期(一一九)

衛 生

- 我們要喝清潔的水……王嶽 第三十四期(一四八)
- 孩子的牙齒……朱學靈 第三十五期(一九七)
- 怎樣防治性病……鄧維 第三十六期(二三三)

遺 傳

- 堂表親可否結婚?……卜潘諾 第三十一期(一八)

心 理

- 兒童為甚麼發生問題?……何清儒 第三十二期(八四)
- 處理發脾氣的兒童……唐自杰 第三十三期(一一一)
- 你要注意兒童心理……金火 第三十四期(一七一)
- 談心理衛生工作……程玉馨 第三十四期(一七三)

教 育

四月十七日那天……梅格 第三十一期(三四)
 問題兒童與天才兒童……楊大戈 第三十三期(一一六)
 和孩子打成一片……楊同芳 第三十五期(一八二)

兒童

兒童的語言缺點……須養本 第三十一期(一二)
 天真話……各家 (四六、九四、一四一、一七四、二二四、二四六)

天真事……各家 (八八、一三〇、一六六、一九四、二三九)

黃金時代……卓英 (一五八、二〇六、二三八)

婦女

我們組織母親會……余擇生 第三十二期(八六)

職業

婦科病室二十年(上)……盧密斯 第三十一期(二六)
 婦科病室二十年(下)……盧密斯 第三十二期(七七)
 我參加了教育陣線……華藍 第三十三期(一一四)

通訊

黃白通婚是否幸福……鄭兆利 第三十一期(四三)
 沙漠中的花園……范益生 第三十三期(一〇七)

人物

隱痛……洪杜 第三十二期(七二)
 我的婆婆……黃筱菴 第三十二期(八九)
 我的母親……沈翹 第三十四期(一六四)
 一個憂鬱的人……帆芮 第三十五期(二〇四)
 背影……江仁弘 第三十五期(二〇八)

紀念

無邊的哀悼……吳楨 第三十六期(二四〇)

意見

孩子的名字……少云 第三十五期(一九五)

飲食

三十七年七月食譜……方文淵 第三十一期(四五)

烹調

烹飪處女作……繼樓 第三十一期(三八)

女紅

女孩衣樣設計……蕭淑芳 第三十二期(八一)
 小女孩的秋裝……淑芳 第三十五期(二一三)
 小女孩的服裝……淑芳 第三十六期(二四五)

服裝

談旗袍的領口……沈貞玲 第三十四期(一五三)

家音

小貓生產記……沈瑜 第三十一期(四四)


小說

春香……阿登 第三十一期(一六)
 當我死了的時候……希寧 第三十一期(三一)
 創痕……心波 第三十二期(五七)
 雲裏鐘聲……畢璞 第三十二期(六二)
 再嫁……吳廣 第三十二期(六四)
 滿意的婚禮……沙吟 第三十二期(六八)
 歸帆……朱蘭 第三十三期(一〇二)
 出氣……王容光 第三十三期(一一一)
 兒孫滿堂(上)……沈潛 第三十四期(一四二)
 悔……劉楚冰 第三十四期(一六一)
 殺嬰者……吳廣 第三十五期(一八九)
 兒孫滿堂(下)……沉潛 第三十五期(一九九)
 出路……林維漢 第三十六期(二二〇)

終姑娘……羅之蓮 第三十六期(二三〇)
 聖誕禮物……金火 第三十六期(二四二)

其他

家常話……(三、五一、一〇〇、一四〇、一八〇、二一八)
 家中人……(三、九、五一、一〇〇、二〇、一四〇、二一八)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創刊

第卅六期
三十七年
十二月號

主編 黃嘉音

編輯 黃朱漪

黃嘉音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上海膠州路一八六號

家雜誌社

電話 三九五七八

香港高陞街四十八號

香港家雜誌社

重慶西風社

泉州新南書社

青島祥記行

爪哇一蘭學社

中國科學公司

五洲書報社

上海書報社

聯合書報社

聯合書報社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特約 經售處

印刷所

上海

代售處

婦 女 健 美 操

糾 正 頭 頸 的 姿 勢

(一) 雙腿伸直，坐滿椅子上，由肘
· 掌心向下。



(二) 肘向前，向上，向後劃一圓圈
。頭隨肘動作。緩慢地連續五
次。



舒 背 美 姿 運 動

(一) 立正，雙足分開相距一尺，雙手手指交叉舉頭上，掌
心向上。自腰部起盡力向後仰，頭部亦向後。然後再
恢復立正姿勢。



(二) 盡力向前俯，頭部盡力向前
。其後即盡力向後仰。



★編主音嘉黃·德嘉黃★

美歐紹介

會社生人

西風

洋西述譯

華精誌雜

第一二二期

三十七年十一月號要目

- 閉話美國總統……高克毅
- 美國的鐵路……王虛中
- 美國私立中學一年……魏白蒂
- 奧畔地兩日遊……鄭兆利
- 國際心理衛生大會觀感……丁瓚
- 以色列國父衛斯門……黃嘉慶
- 怎樣發現天才兒童……何凱
- 女子的性冷感症……胡悲
- 戰俘還鄉記……陶若雅
- 心理健康十五法……黃嘉音
- 徒憂無益(下)……林友蘭
- 橡皮世界的奇景……劉祖洞
- 探究基因之謎……水同
- 庸醫誤人……杜清
- 偵緝縱火犯……卜谷均
- 美國實行預審制度……江同
- 集郵經驗談……楊真

行發社風西·號六八一·路州膠(23)海上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六號

家雜誌社圖書目錄

- 實用育嬰問答 黃嘉音譯 一元四角
- 孕婦保養法 江同譯 六角
- 實用避孕法 劉本立 醫師著 六角
- 怎樣教導子女 郭泉清 醫師著 七角
- 胎兒的故事 唐現之譯 五角
- 兒童訓導指南 劉祖洞譯 六角
- 黑孩子 江同譯 七角二分
- 魔窟 黃朱綺譯 七角二分
- 醫生對新娘的 家社選編 一元
- 一夕談 張紫洞譯 一角六分
- 兒童的性問題 江同譯 一角六分
- 女性生理與病 范存恆譯 七角二分
- 小兒疾病常識 江同譯 八角
- 嬰孩保育法 江同譯 七角二分
- 嬰兒日常生活 江同譯 七角二分
- 心理衛生十二講 吳楨譯 七角

★照金圓券發售

- 新書預告
- 婚姻生活指導 葉羣譯
- 父母與子女 黃嘉音譯
- 喜訊臨門 章牧夫編
- 抗務戰爭 安娜著
- 少年生活指導 余正行著
- 江同譯

家雜誌 定閱辦法

定期價目	日價更有動以款到時新價為準			
	國內		國外	
	掛號	平寄	掛號	平寄
家三期	一元五角	一元六角	二元五角	二元八角
西風三期	二元四角	二元五角	三元五角	三元八角

本訂合家

- 第一集(一至十一期) 四元四角
- 第二集(十二至十八期) 二元八角
- 第三集(十九至廿四期) 二元六角
- 第四期(廿五至三十期) 卽出